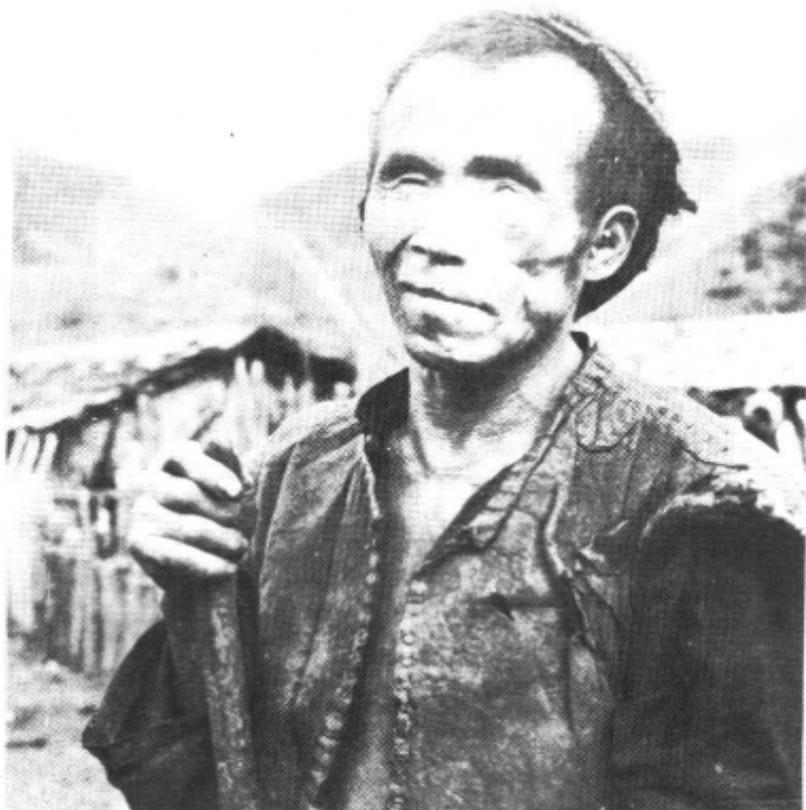


罪証如山 仇深似海

→ 女奴隶金姑抓嫫因挖洋芋吃，被奴隶主用火烧掉手指。她嘴角两边的伤痕，也是奴隶主的罪証（詳見本书《忘不了的仇和恨》一文）。



← 奴隶木爰尼比逃跑未成，被奴隶主抓回来用子弹壳挖掉眼睛，用尖刀割去脸上的肉。



← 女奴隶贾衣阿曼因为
柴背得少，奴隶主将
她耳朵打聋，还用木
棒滚压她的乳房，再
用竹针乱戳。这是她
伤愈后留下的伤痕。

↓ 奴隶金姑都沙因为
一只小羊失足跌死，
奴隶主先用竹针戳
破他头皮，用刀砍
伤他脊背，然后将
他捆成一团，从高
山上推滚下去，脊
梁骨断成三截，成
为畸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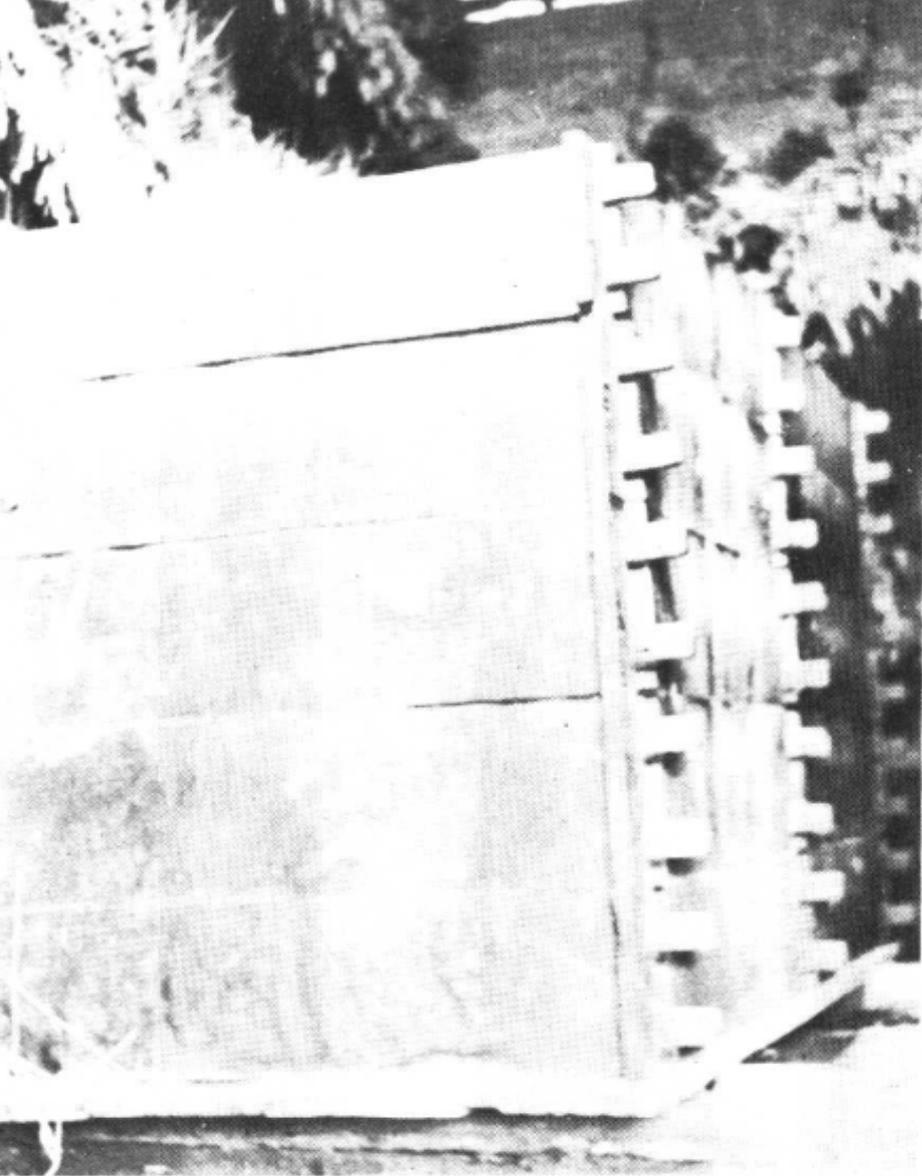




↑ 女奴隶馬海嫫因为羊吃了点庄稼，被奴隶主敲掉门牙，砍去手指，还打断了腿。



→ 腿箍、手铐——
奴隶主迫害奴隶的刑具之一。



← 木籠——奴隶主
迫害奴隶的刑具
之一。



↓ 木靴——奴隶主
迫害奴隶的刑具
之一。

目 录

我們掙断了鎖鏈·····	賈拉永惹	1
分居娃子的过去与現在·····	阿罗热空惹	12
党的話句句說在我心上·····	賈巴永哈	19
翻身娃子把家当·····	吉火魯底	25
永不屈服的人們·····	余阿細惹	32
繳了奴隶主的枪·····	那而克都	38
阿普沒有活到今天·····	阿罗阿支	45
罪惡的見証·····	沙馬永哈	51
忘不了的仇和恨·····	金姑抓姆	56
放羊娃子的心里話·····	阿魯惹	59
我的心沒有殘廢·····	賈玉姆海	63
小凉山永远留住了春天·····	阿魯克火	67
毛主席最了解我們的心愿·····	吉火于干惹	77

我們掙斷了鎖鏈

賈拉永惹

我四岁就被奴隶主賈拉天打搶上小凉山，当了鍋庄娃子①。

賈拉天打是个独头草烏②，在小凉山恶得出了名。可是，他老婆阿牛居洛比他还要狠毒三分。在他家，我整整过了三十年比牛馬还不如的生活。

我們种的是荞子、燕麦、洋芋，吃的却是糠糠、皮皮、壳壳。荞子叶，火草粑，算是我們的上等食物。在奴隶主眼里，娃子不如牛馬。他們对牛馬还有三分情意，想方設法都要让牛馬吃飽吃好。对娃子呢，就沒有这份好心。記得有一年，奴隶主每天都要煮一鍋草，說是叫哪样轉轉花，黄色的。他們先舀給猪吃，剩下的才叫我們每人舀两瓢。这种草，比猪胆还苦，人吃簡直吞咽不下，一进嘴就发恶心，想吐可又吐不出来，整得我們臉紅脖子粗，眼泪都挤了出来。阿牛居洛硬說我們呕吐是

① 鍋庄娃子，即家奴，是解放前小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社会地位最低的被剝削、被压迫階級，即奴隶階級。他們完全沒有人身自由，奴隶主把他們当作牛馬使喚，强迫从事各种繁重的家务劳动和农牧业生产劳动，而且还可以随意杀害或出卖。家奴的来源，一是分居奴所生育的子女，二是奴隶主从別处搶掠来的，多为汉族，也有其他兄弟民族的人。

② 草烏，是一种毒性最大的草本植物；独头草烏比一般草烏更毒。

因为吃得太多，把肚子撑坏了。我气愤地说：“色姆①，这种草比苦胆还苦，叫我們咋个咽得下去呀。”她却说：“猪都不嫌苦，偏偏你这娃子嫌苦。”我不服气地说：“你吃的是籬篩面，我們吃的是草。苦不苦，你咋个会晓得？不信你也来尝点试试。”

奴隶主一向以为自己是黑骨头②，是天生来就管娃子的。而娃子哩，是白骨头，应该服服贴贴地让他骑，由他打。所以，阿牛居洛见我敢和她顶嘴，气得脸皮都发了紫，拿起火钳，抓住我的“天菩薩”③，毒打了我一顿。我一肚子的怒火埋在心里，一时找不到机会发泄。

从此以后，阿牛居洛恨死我啦，处处想找我的错，想尽一切办法来整我。

我十五岁那年，有一天，阿牛居洛叫我去背洋芋。干了一天，也饿了一天。天黑的时候，我已饿得四肢无力，两眼闪金星。我拼死拼活才把洋芋背回来。这时，阿牛居洛拿了两个“粑粑”给我吃。我想，今天主子咋个大方起来啦？我们当娃子的，从来也没吃过她的一小块粑粑呀。我接过来就往嘴里塞。啊呀！有一股腥臭气，再掰开一看，原来是两块干羊屎。我气极了，对阿牛居洛叫起来：“色姆，这是羊屎，我不吃。”她硬要我吃，我偏不依她。当娃子的也是人，不是狗。我宁可饿死，也不吃这种连猪都不吃的干羊屎。阿牛居洛见我肯吃，气呼呼地说：“你不吃，是你自己要挨饿，不是我不给吃。好

① 色姆，彝语，意思是女主子。

② 过去，在小凉山彝族中，黑彝是世袭贵族，绝大多数是奴隶主。他们造谣说黑彝之所以“高贵”，是因为天生成一副黑骨头。

③ 天菩薩，彝族男子头顶上留有一撮头发，俗称“天菩薩”。

吧，你快給我犁地去！”我心里嘀咕着：荞子、洋芋是我們种出来的，籬篩面是我們推出来的。为哪样連点哄肚皮的洋芋皮、荞子壳都吃不着？这是个什么世道啊！我越想越气，就把手中的干羊屎朝阿牛居洛身上砸去。阿牛居洛气得象只餓老虎，猛扑过来，狠狠給我几火钳，我的肋巴骨都要被打断了。我朝門外跑，可是，篱下的雞逃不脫岩鷹的爪子，我又被阿牛居洛抓回来。她从火塘里抽出烧得火紅的柴块，烙我的嘴。“啊嘞嘞呀！”我惨叫了一声，然后又紧闭着嘴唇，死活不吃她的干羊屎。

这以后，阿牛居洛还把牛屎虫搗烂，揉成“粑粑”，逼着我吃。可是，每一次，我都先掰开看看，就扔掉了。一連好几次，我都沒有让阿牛居洛称心如意。后来，她晓得我餓得做不起活，对她也沒有好处，就给了我一些洋芋皮，总算争得了一点可以哄肚皮的東西。那时，我們能争到这一步，就算当娃子的斗贏了。

事后，我才晓得，阿牛居洛不仅仅是故意整我，她还想让我来开个头，拿羊屎粑粑給娃子当飯吃。多恶毒，多残忍啊！

由于奴隶主的折磨和飢餓，十五岁时，我的个子还沒有犁架高，一身骨瘦如柴，蹲下来活象个老毛虫，走路好象在空中飘。可是，阿牛居洛偏要我去犁地点荞子。有一天清早，我赶着牯子牛去犁坡地。我一吆牛，吓得它猛跑，犁尖深深插到泥里，“当”的一声断掉了。我撑不住笨重的犁架，連人带犁一齐滚下山。等我被阿牛居洛踢醒，牛跑了，我的脚杆也被石头砸坏了，血淋淋的，痛得如同泡在辣子水里一样。阿牛居洛一口咬定我故意砸烂犁头，用皮鞭打我。我紧紧抱住头，縮成一团，随她咋个毒打，我都不吭气，不动弹。后来，我被她打昏了，多亏好心的伙伴将我背回家。

过了五天，阿牛居洛又逼我去犁地。她紧紧跟着我，寸步不离。我犁一行，她就往上移一行，嘴里嘍嘍咕咕地骂个不停。她这样看着我，又能把我咋个呢？我慢吞吞地做着活，五行地犁得弯弯扭扭。阿牛居洛越看越起火，板起面孔破口大骂：“烂娃子，你连只鸡都不如。鸡死了，人可以吃，你这娃子死了只有野狗啃！想不到你的心已有老虎大，看看你犁的哪样地。你再不好好做活，我剥你的皮。”我不理睬她，望都不望她一眼。她又接着说：“你不好好做活，就是想逃跑。今天我看着你，看你敢不敢跑。”

阿牛居洛的话，真象刀子插进我的心，气得我上下牙齿打颤，忍不住对她吼起来：“主子是人，娃子也是人。你要我跑，我就跑给你看看。”说罢，我丢掉手中的犁架和牛，朝老林里飞跑。阿牛居洛拖着长百褶裙，跑也跑不起来，只好望着我怪喊辣叫。

山林静悄悄，只有山斑鸠咕咕地叫。栗树丛中的山画眉自由自在地飞着。我一面跑一面想：我，一个娃子，连只雀鸟都不如，哪一天我才能象它们一样，自由自在地活着呢？忽然“砰”的一声，枪响了，弹头从我头顶滑过去；山斑鸠和山画眉也惊飞了。奴隶主家四兄弟和阿牛居洛赶上来把我按倒在地，绳捆索绑，拳打脚踢，大声叫骂：“死娃子，牛再有力气，也跑不上坎子；娃子的心再大，也爬不到主子头上。你的心比罗锅还大，敢当主子面逃跑。不好好收拾你一頓，以后就越发难管了。”这五个恶鬼把我折磨了好一阵，痛得我在地上打滚。

回到家后，奴隶主又把我双手捆起来，脚上套起有水桶粗的木靴①，用铁索子拴着我的脖子，丢在门前吓我的伙伴。

① 木靴，是一种有数十斤重的刑具，用一根粗木头凿通两个洞，把脚放进去，然后用木楔塞紧，加锁，使两脚不能拔出，不能行动。

我被套上木靴以后，奴隶主賈拉天打想在娃子們面前显显威风，硬要我认罪、討饒。我心里想，我根本沒有罪，要我討饒办不到，有本事你們就撬开我的嘴。奴隶主賈拉天打硬是用烧紅的鉄火鉗烙我的脸，烧得脸皮吱吱吱地响。我咬紧牙，心里罵着：“你們这样糟蹋人，总有一天沒得好下场！”

我二十岁那年，奴隶主的姑娘賈拉夏夏出嫁了。她婆婆家是大喇叭区的奴隶主阿西比比。賈拉天打把我这个不听话的娃子，当作财礼打发出去了。我离开了賈拉家，又换了一个主子。俗話說，天下烏鴉沒有白的。小涼山的奴隶主沒有好的。我在阿西比比家，日子同样难过。可是，我还是以前那个脾气。阿西比比治不服我，就要把我卖掉，换一匹騎驢。有一天，他叫我牵着他騎的馬，走了七天才到了四川的大凉山，卖来卖去，哪个也不敢要我。沒有别的办法，阿西比比只好把我带回小凉山，要我替他开荒种地，而且对我管得特別严。有一次，我去挖地，他背着枪紧跟着我。我走一步，他跟一步；見我气使小了，就用皮鞭打，苦死累活也不准我歇歇气。我这口气实在忍不住了，就責問阿西比比：“色坡^①，我不是牲口，为哪样这样对待我？有本事，你也来挖挖試試。”这几句話惹恼了阿西比比，他罵道：“死娃子，你还不如我那条牛，敢对主子說这种話，你的心象高山一样大，比我还高三层，要做起我的主子来了。”他张牙舞爪，猛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天菩薩”，拳打脚踢，然后松开手，“咔嚓”一声，朝枪膛里推上子弹，枪口对着我的胸口。就在这个时候，女娃子罗哈姆赶上来抓住枪筒朝上一推，“砰”的一

① 色坡，彝語，意思是男主子。

声，子弹飞上了天。阿西比比恶狠狠地打了罗哈姆一拳。她被打翻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吐着血。奴隶主又叫狗腿子用百多斤重的铁链子锁起我，要把我当活靶打。这时，我的周围还有好多伙伴，他们愤愤不平地望着阿西比比，也为我的生命担心。

说来也怪，这时候，我反倒很镇静，从地上挣扎着站起来，对奴隶主说：“要我死要我活，随你。三岁死，三十岁死，都是个死。要死，也要死得硬气，我站在你面前，你放枪吧！”阿西比比一边推子弹，一边说：“打死你，我还可以买到比你高三寸的娃子。”说罢，就朝我放了一枪，没有打中。可是，随着这枪声，伙伴们都轰动起来了。阿西比比本来是想杀我一个来吓吓我的伙伴们的，现在一看势头不对，丢下我就回屋去了……

这一次，我总算死里逃生。可是，活着也不好受，苦难象影子一样总不离身。逃，没那么容易；死，不甘心，太便宜奴隶主了。我左思右想，觉得只有活下去，只有和奴隶主斗，说不定将来可以熬出头。

我二十二岁那年春天，有一天我在山上砍柴，为了发泄心中的不平和愤恨，唱起了娃子的悲歌：

天上落冰雹雀鸟惊飞了，
山上闖来豺狼羊子失散了，
主子从我阿妈怀抱中把我抢走了，
受苦难的娃子啊没有了爹娘。

娃子生来不是牛马啊，
主子为什么把我当牛马使唤？
主子比冰雹还冷酷哟，



娃子的鮮血他換成錢用。

娃子生來不是牛馬啊，
主子為什麼把我當牛馬使喚？
主子比豺狼還凶惡嘞，
娃子的骨髓他換了酒喝。

金竹到了春天會發芽，
冰河過了嚴冬又流淌；
受苦難的娃子嘞，
你哪一天砸碎脖頸上沉重的鎖鏈……

哪曉得，娃子連唱歌的自由也沒有。晚上回來，奴隸主阿西比比氣勢汹汹地問我唱了哪樣歌，為哪樣要用唱歌來罵他……我說：“唱哪樣歌嘞，滿頭大汗都來不及揩，哪個還有心腸唱歌？”阿西比比喊人將我緊緊捆起來，他坐在披毡上，叫狗腿子打我，踢我。你打吧，踢吧，你可以把我活活打死，可是你不能把我揉扁搓圓！要我說句討饒求情的話，除非金沙江水倒流。就這樣，我終於被他們打得昏死過去了……

等我醒過來，天已經黑了，滿天寒星。我伸手摸摸四周，是沾滿露水的草窩。我曉得奴隸主把我打昏以後，一定以為我死了，就將我丟在山上喂豹子。可是，总算我命大，這一次又沒有死。後來，我從伙伴們口中聽說，就在奴隸主把我拖出去的時候，他對其他娃子說：“以後哪個再敢唱歌，就象永惹一樣，打死了喂豹子。”

到了一九五〇年，祖國內地都解放了，小涼山四周插遍了紅旗。只有小涼山上暫時還是奴隸主橫行霸道的地方，我們娃子還生活在苦海里。可是，烏雲再厚也有散開的日子，太

阳不是永远能遮挡住的，何况一道金光已经从云缝里射下来了。我们听说解放军来到了小凉山区，也看见奴隶主常常背着我们议论解放军、共产党，显得有些紧张。我们晓得，太阳快要出来了，妖魔鬼怪害怕了，惊慌了。心里暗暗地高兴着。有一天，我好象是吃了豹子胆，竟对阿西比比说：“色坡，听说解放军来了。这一回大簸箕要盖小簸箕了。”这意思是说解放军快要来了，看你还能神气几天。可是，阿西比比一听说解放军心就慌，没有听懂我后一句话的意思，懒洋洋地关照我不要乱说。俗话说，吃人的豹子最毒，是讨厌的乌鸦给它带路。狗腿子把我说的话的意思告诉了奴隶主阿西比比。阿西比比马上大吼大叫起来，骂道：“烂娃子，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解放军也不敢把我咋个。小凉山永远是黑彝的，娃子永远是主子的。你再敢乱说，我割掉你的舌头。”说罢，将我捆起来，打了一阵，又吊了一天一夜。我只好暂时压下心中的怒火，等着太阳快快升起来，等着和奴隶主算总账。

一九五六年，毛主席的民族工作队告诉我们说：奴隶制度一定要废除，娃子一定要解放出来！阿西比比害怕死了，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急得他到处乱转。他换了一副假面孔来讨好我，说要给我讨个老婆，还说家中的十四个女娃子由我自己挑选。我心想，算了吧，狼披上羊皮盖不住它的尾巴，奴隶主的话再好听，他总是豹子的心肠。我不上你的当！阿西比比恼怒了，那副吃人的凶恶面孔又暴露出来了，骂我“不识抬举，心有簸箕大”，还说要杀我。

就在阿西比比暗中把我看起来准备下手的前一天，我的伙伴把这事告诉我。我下定决心，逃出了虎狼窝，一口气跑到了干海子，民族工作队把我收留下来。

在民主改革斗争中，奴隶主们不愿废除奴隶制度，有的

还梦想动刀动枪来阻挠改革。为了对付这些坏家伙，党和政府把我们组织起来，成立了民兵联防队。我当了中队长。我们当娃子的，第一次有了枪杆子，一个个都觉得浑身是劲，浑身是胆。在人民的枪杆子面前，有些奴隶主不得不接受改革。那些顽固到底的奴隶主，也没有逃脱应得的惩罚。

我们一面改革一面搞生产。有一天晚上，我和阿西布谦（他也是娃子）到区上去开水利委员会，研究小凉山的水利建设。我们急于赶路，绕近道走进了黑洞洞的老林。突然，从老林里钻出一小伙匪徒，把我们抓住了。在黑暗中，我们看不清匪徒的面孔，只听有人说：“死娃子，你们吃饱了，穿够了，整到主子头上来了。今天，你们还是逃不脱我的手板心。”我一听这声音，就晓得是因为反对改革而流窜深山的奴隶主阿西比比。心想，我们既落在仇人手中，一定活不成了。要杀就杀吧，少废话！小凉山的娃子都解放出来了，你们这几个土匪要想翻天，好比叫苦荞结瓜一样，万万不可能。你们等着瞧吧！阿西比比按照过去杀人的老规矩，先念了一番咒语，为自己开脱罪过，然后，举枪朝我们连放几枪……

几天以后，我醒过来，已经躺在医院里。

原来那天晚上，工作同志见我们没有去开会，就耽心半路上出了事。会一散，他们就分头到处找我们。天麻麻亮时，才在山箐底找到我们。可是，阿西布谦已经牺牲了。我受了伤，昏迷不醒。工作同志把我抬回来，立即送进医院，经过医生抢救，才将我救活过来。在医院养伤的时候，工作同志常常来看望我，问长问短，送这送那，我感动得晓不得流了多少泪。半个月后，我的枪伤医好了，又回到了小凉山参加民主改革斗争。没有多久，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彻底废除了奴隶制度，奴隶主从前的威风一扫而光。阿

西比比这个罪大恶极的奴隶主，终究没有逃脱我们的手板心，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改革后，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建立了生产合作社，社员们选我当社长。过去的娃子，今天当家作主了。春天的太阳晒化了小凉山的积雪，金竹又发芽了。这是我们奴隶从来未有过的事情，我们连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合作社成立后，党和毛主席又帮助我们发展生产。我们缺少农具，政府给我们；我们缺少牛羊，政府也给我们；我们缺少籽种、口粮，政府也如数给我们……短短的几年功夫，我们的生产已经不是以前的刀耕火种的样子了，现在粮食成倍的增产，除了自己够吃以外，还多多有余。我们的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越过越甜美。这一切，全靠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好领导。

想过去，看今天，望将来，我们无论咋个也不能忘记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不能忘记奴隶主和所有的剥削阶级，他们和阿西比比一样，死到临头还不甘心死亡，作恶的本性永远改不了。我们一定要牢记阶级仇，紧握手中枪，保卫已经得到手的胜利果实，让人民江山万年万年长！

分居娃子的过去与现在

阿罗热空惹

关馬山到处都留下了放羊娃子的足迹。娃子的血泪洒遍了每一座山头。我在阿魯苟惹家熬到了二十四岁。

就在这一年，阿魯苟惹与奴隶主金姑家說好，要給我配婚，让我当分居娃子^①。不了解小凉山情况的人，会以为这是一台“喜事”，其实啊，奴隶主給娃子配婚，是不存好心的，是我們当娃子的最大的灾难和痛苦。所以，我就对主子說：“色坡，我不要老婆。”阿魯苟惹却冲着我說：“你不要老婆就是想逃跑！”說罢，拿起木棒就劈头劈脑地打下来。我被打得一肚子火，可是，这又有哪样办法呢？就这样，主子用棍棒逼着我和金姑家的女娃子金姑巴尾成了家。

^① 分居娃子，即分居奴，与家奴一样，也是属于解放前小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社会地位最低的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即奴隶阶级。它与家奴不同的是，分居奴是奴隶主为了得到小家奴，而把男女家奴强行配婚后，由奴隶主家中分居出来，住在奴隶主宅旁的奴隶。他們有少量的生产工具和牲畜，为奴隶主做完活之后，可抽空耕种小块山地，收获的粮食虽說是归自己所有（彝族俗称此种收获物为“私房”），实际上奴隶主要借各种名目抢走大部份甚至全部。分居奴最大的痛苦还是他們的儿女一經长大，就要被奴隶主抽去当家奴或出卖，随时都有骨肉离散，甚至于沦为家奴的可能。

书中通常所說的奴隶（彝族俗称“娃子”），指的就是家奴与分居奴。他們构成了与奴隶主阶级相对立的奴隶阶级。

我和金姑巴尾成家后，就在阿魯苟惹家屋旁边搭了一間象鸡窝一样的板板房，从阿魯苟惹家分居出来，由鍋庄娃子变成了分居娃子。

分居以后，我們还是阿魯苟惹家的娃子。我們为了将来养儿育女，向阿魯苟惹討得一小块山地，准备存点“私房”，可是，只能在夜間抽点时间去耕种。一年到头，十天有九天要給主子做各种活路。要是主子不滿意，我們照样要遭毒打。尽管是这样，我們还是沒日沒夜地苦扒苦叟，在那小块山地上种出了一些洋芋，长得还不错。我和金姑巴尾看了也扎实高兴。哪晓得，我們收洋芋那天，阿魯苟惹領着两个娃子，象恶鬼似的闖来了，叫那两个娃子把我們的洋芋統統背走。我又气又急，肺都要气炸了，一时哪样办法也想不出来。妻子看我一声不响，急得更厉害。她也顾不得主子們的哪样規矩，跑上前去拉住阿魯苟惹的衣服，苦苦哀求：“色坡，你要背走，也得給我們留下点籽种。这是我們的‘私房，啊……’”阿魯苟惹冷笑了一声，說：“嘿，‘私房’？娃子的东西，主子看管着；主子的东西，家門看管着。你們連人都是我的。”說着，一脚把我妻子踢倒了。

我見阿魯苟惹不答应，也上前去苦苦哀求了一陣。哪晓得这个野兽又朝我胸口踢了一脚，将我踢翻在地上，滿口流血，連話都說不出来了。主子还不肯罢休，他硬要我給他把洋芋背回去，而且在我給他背洋芋回去的时候，他又用鋤头、木棍将我妻子狠狠打了一頓，說她“心象老虎一样大，女娃子竟敢面对主子說話”。等我回到地里，妻子已被阿魯苟惹打得渾身是伤，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我压下一肚子仇恨的怒火，把妻子背回家。她睡了几个月，身上留下了无数的伤疤。

我們当了分居娃子以后，象这样的事是常有的。因为我們的人身还是属于主子的。在主子的心目中，我們不过是可以为他多生几个小娃子的人，不过是会說話的牲口罢了。

这还不算，最叫我們分居娃子伤心的事还在后头呢。

过了几年，妻子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女的，一个男的。个个长得逗人爱。他們整天光着身子，在火塘边跳跳蹦蹦，晓不得父母的忧愁和苦难。我和妻子也常常从他們身上得到一些安慰，有时做活做累了，或者挨了主子的打，只要一見这三个孩子，倒觉得渾身轻松些，舒服些。不过，这样的日子也不长。儿女們越大，我們越为他們的命运耽心，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我記得大女儿刚滿四岁，金姑家就要抽她去当娃子。天呀，一个四岁的姑娘，話都說不周全，她咋个能做活路呀！不管我咋个哀求，奴隶主就是不答应，蛮横地說：“我家的娃子要跟我走。”結果，他們象恶老鹰一样，搶走了我的大女儿，后来，金姑家又把她轉卖到别处去了。

我們眼睜睜看着大女儿被奴隶主搶走了，心痛得如同刀子扎。眼泪流干了，悲伤还沉重地压在心头。只要一想起二女儿和儿子将来也免不了被奴隶主搶去当娃子的命运，心就要破碎了，好象哪样希望都沒有了，只有仇恨填滿了胸膛……

阿魯苟惹見我的二女儿也长大了，深怕金姑家再搶去，就急着要来搶我的二女儿。我二女儿人虽只有五、六岁，多少也懂得了一点事。我們不在家，她只要一听門外有狗叫，就钻进草窝里躲起来。所以，阿魯苟惹来了几次，都沒有找着她。每次扑空以后，他都气呼呼地大罵一陣。可是，分居娃子的儿女长大了，一定要給主子当娃子，这是奴隶主們早就訂了的規矩。二女儿要想不当娃子，在那时是根本不行的。有一天，我和妻子做完活回家，刚跨进門，主子阿魯苟

惹就跟着进来了。他东张西望，不見我二女儿，就气势汹汹地問：“死娃子，你們把我家女娃子藏到哪里去了？你們的心象老虎一样大，娃娃长大了，竟敢不交給主子。”

我和妻子晓得灾难又临头了，想甩也甩不掉了。可是，心里还在想，二女儿实在太小，咋个忍心让她去受大人都受不了的罪？要是能够让她再在阿爸阿媽身边多在这些日子也是好的呀。于是，我和妻子苦苦哀求了半天，答应再过一两年一定把女儿送去当娃子。可是，阿魯苟惹回答我們的却是噼噼啪啪几巴掌，打得我們眼睛里冒火星，血順着嘴角淌下来。阿魯苟惹临走时，叫我們当天晚上非把二女儿送去不可，他威胁我們說：“树长不好要整枝，你們再不听话要剥皮。”就这样，我們又失去了二女儿，主子又无情地在我們心头割去了一块肉。妻子哭得死去活来，我心里也很难过，咒天罵地：“这人世間为哪样竟有这样不讲理的事呢？”

过了几天，妻子叫我去阿魯苟惹家看看二女儿。那天，雨大风紧，我一进阿魯苟惹家，就見女儿光着上身縮在猪厩里，雨淋在身上，冷得直发抖。她一見我进門，“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跑过来紧紧抱着我的腿，哭着說：“阿爸，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听着这話，就象万箭穿心，禁不住热泪滾滾流下来。我弯下腰，把女儿紧紧摟在怀里，想溫暖她那已經冷透了的心。我們父女俩，眼泪掺合着小凉山的雨水，流呀流呀，到底哪一天，才能把苦水流尽呢？我撫摸着女儿湿漉漉的头发說：“乖姑娘，听阿爸的話，留在主子家吧……”我說着說着，声音哽咽了……

这时，阿魯苟惹看見了我們。他象一只恶狼，几步窜到我們父女跟前，从我怀中搶走了女儿，又把她关进猪厩，回头来用木棒把我撵出門。那一声声“阿爸阿爸”的声音，就

象一根根針，刺在我的心上。过了几天，狠心的阿魯苟惹就把我二女儿卖給了四川大凉山的奴隶主阿魯阿角家当娃子去了。

第二年，阿魯苟惹又急急忙忙把我六岁的儿子阿罗尾干拉到他家里做活。我們早不見晚見，总算比卖到別处去好一些。可是，天天見面也有許多叫我們伤心的事。記得有一次，阿罗尾干打失了一头牛，阿魯苟惹就用竹条抽打，又把他捆起来丢在泥水塘里泡。这样打一陣泡一陣，把我儿子折磨个半死，滿身泥浆血污，不象人样。阿魯苟惹还要我去看他这野兽的行为。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我暗地里总要把主子罵个够。可是咒罵一千次一万次也解不了我的心头之恨。

阿罗尾干十一岁那年，阿魯苟惹的儿子在毛牛坪阿西永火家討得一个媳妇，要送一百五十块龙洋的财礼。阿魯苟惹要拿我儿子阿罗尾干去抵一部分。我晓得这事后，去恳求阿魯苟惹給我留下这棵苗苗。阿魯苟惹正睡在火塘边，見我来求情，瞪大眼睛对我吼起来：“烂娃子！再多嘴，老子連你也卖掉。”我說：“色坡，你要卖就卖我好了，求你把我儿子留下来。”黑彝娘子进屋来了，她拿起三尺来长的火鉗朝我身上乱打了一陣，叫狗腿子把我撵出門。結果，儿子还是被他們卖掉了。可是我万万沒有想到，阿魯苟惹卖了我儿子以后，又将我捆起来，卖給阿魯补足家当鍋庄娃子。

从此以后，我們好端端的一家人，东一个西一个，骨肉离散了。我和妻子的命运，就是从鍋庄娃子到分居娃子，給主子生了几个小娃子以后，又成了鍋庄娃子。

这以后，因为我年老体弱力衰，做不起重活，先后被奴隶主象烤荞粑粑一样，翻来翻去卖了好几次，整得我死不死活不活。最后，我决心逃跑，钻进了密不見天的老林，摸了

好几天，才来到沙力坪，又被主子生拉活扯地拖了回去，遭到一顿无情的毒打。我心里想，这次没有逃脱，难道当真没有我们娃子的出头之日吗？

盼呀等呀，出头之日终于来到了。一九五六年，我听說毛主席的民族工作队上了小凉山，要废除奴隶制度，要解放我们娃子。我高兴得几夜睡不着觉。白天，見着伙伴们就把这些事偷偷地告訴他們。有一天，我趁放牲口的机会，偷偷跑到工作队驻地——跑馬坪去找工作队。这一来，我全明白了：“我們的救星真来了！”晚上，主子曉得我白天去找过工作队，对我說：“工作队不是好人，你要再和他們来往，我要割断你的脚筋！”我心里想：烏鴉嘴里唱不出好听的歌，主子嘴里說不出一句好話；你要割断我的脚筋，說不定我还要先敲烂你的脑壳哩！

这以后，我就暗中監視起奴隶主們的一举一动，抽空去給工作队汇报。主子发觉了，放出謠言說要杀我。可是，我已經当上民兵，毛主席、共产党把枪杆子交給我，我再也不怕奴隶主了。

經過一場激烈的斗争，小凉山民主改革胜利完成了。受尽了苦难的娃子得到了人身自由，再也不是奴隶主的牛馬了。真沒想到，离別了多年的亲人，党和政府帮助我們找到了。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想起过去，看到眼前，对党和毛主席有說不尽的感激！我那老伴笑得嘴都合不攏，她說：“天菩薩保佑，我們的命运这回該好了。”我說：“老婆子，你疯啦！天菩薩哪个时候保佑过我們娃子？哪里有天菩薩？过去我們受苦，那是阶级压迫。現在我們解放了，翻身了，是毛主席領導我們斗争得来的。”

对我來說，全家团聚自然是件喜事。可是要我說呀，最

大的喜事，是我們办起了生产合作社，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再就是一九五八年，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我入党那天起，我已經向党保証，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一九五九年，社員們选我当了社长，我儿子也当了會計。我常常对儿子說，一定要按照毛主席說的話去做，要牢牢記住階級还没有消灭，还存在着階級斗争。我們一定要握紧枪杆子，擦亮眼睛，注意敌人的一举一动，只要他們敢动一动，我們非把他們揍扁不可。

再看看全世界，象我們从前那样当牛作馬的人現在还不少。美帝国主义比小凉山上最坏最坏的奴隶主还要恶毒十分。我是一个翻了身的娃子，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們自己解放了，可是决不能忘記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沒有解放的人民。他們要求解放，正象我們从前要求解放一样的迫切。他們也正在与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派进行斗争，我应当做好工作，支持他們求解放的革命斗争。

党的話句句說在我心上

賈巴永哈

八岁以前，我家住在永胜县，是僮僮族，原名叫楊松廷。我一家七口：阿爸、阿媽、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和我。阿爸是个勤劳朴实、受苦很深的农民。他常对我们說：“要想不受穷，全靠我們这双手。”可是，在解放前，他苦了一輩子，那双勤劳的手也沒有改变我們一家受压迫、受剝削的命运，反倒被奴隶主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解放前，我家租种了西川奴隶主賈玉拉火的二十五架^①山地。我四岁那年，因为交不起租，还不清債，奴隶主賈玉拉火硬把阿爸拉上了小凉山，說是当工抵租債，什么时候还清，什么时候放他回来。奴隶主每天叫阿爸套着索子拉犁，把阿爸当牛使喚。阿爸年紀大了，哪里能做这样笨重的活計，每拉一步，都要歇一歇，喘口粗气。奴隶主看見了，就用皮鞭抽阿爸。時間长了，阿爸身上尽是鞭痕，身体一天比一天坏下去。奴隶主見阿爸苦不动了，就把我二哥拉去替換阿爸。二哥在賈玉拉火家当了三年牛馬，結果，晓不得因为哪样事情，被奴隶主活活整死了。

人死了，債还没有还清，而且越垒越高，越背越重，成

^① 架，計算地亩的单立，一架相当于二亩四分左右。

了一笔还不清的閻王債。

阿爸回家后，为了还債，領着我們起早摸黑，拼命地做活。辛苦了一年，眼看地里要有好收成，又平空飞来一場大禍。奴隶主見我家的庄稼长得好，眼紅了。他勾結当地国民党的伪保安队，把我家里的、地里的，只要值几文錢的东西搶得一干二淨，真象让洪水冲洗过一样。他們还把阿爸抓去坐牢。我大哥气不过，要去和奴隶主拼命，被阿媽拦住了。一气之下，大哥又永远离开了我們。阿媽哭得死去活来，咒天罵地。沒多久，奴隶主晓得在阿爸身上挤不出油水，才把阿爸放了出来。

經過這場灾难，家里空蕩蕩，穷得响叮当，生活无着无落。可是，阿爸还說：“这一次算是消灾免难，往后再好好干吧！庄稼人除了靠一双手，沒有别的指望。”为了哄哄肚皮，阿爸每天清早上山挖野薯，姐姐去采野菜蕨草。我去下石扣捉田鼠……一家人勤勤苦苦，小小心心地过日子，生活苦得沒法說。这一年的年三十晚上，我家鍋里只有我捉来的两只田鼠……这日子叫人咋个过下去呀！

俗話說，羊瘦虱子多，人穷灾难密。就在这叫人难过难挨的三十晚上，小凉山的奴隶主帶着一伙人窜山搶人。我家的房子着了火，門外枪声大作，哭声四起。阿媽和二姐刚跑出門，就被流弹打死了。大姐躲在門背后，縮成一团，动也不敢动。阿爸紧紧抱着我。奴隶主象虎狼似地冲进屋来，一把抓住大姐和我朝門外拖。阿爸死活不放手，被奴隶主一枪打断了手臂，昏倒在血泊中。我和大姐被奴隶主捆起来，用布蒙上眼睛，拖上了小凉山。

我和大姐被搶上小凉山之后，大姐被卖到奴隶主阿魯老汝家当娃子。她当天夜里就逃跑了一次，結果被奴隶主抓回



来，倒吊在圓根^①架上，用刀子一块一块地割她身上的肉。从此以后，大姐就成了残废。

我先被卖到西川奴隶主吉古万则家。四个月后，吉古万则又以一匹马、四个白锭的身价把我卖给了沙力坪羊场贾巴补普家。我在他家，整整当了九年的娃子，尝尽了娃子生活的苦难。记得有一年，贾巴补普叫我去犁地。我长得比犁架只高一小点，连犁架还抬不动。主子就叫我用胸脯抵住犁架犁，还规定犁五行地才给我吃一个鸡蛋大的洋芋。我犁又犁不动，吃又吃不饱，肚子饿得象大腸吞小腸。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拿了几个洋芋烧了吃。偏偏又被主子看见了。他抓起柴块朝我身上乱打。我一跤跌倒在火塘里，又赶紧爬起来朝门外跑。贾巴补普追上来抓住我的“天菩薩”，罵道：“烂娃子，心太大了，哪个教你偷洋芋吃。”他拿起烧得火紅的栗柴头烙我的脸，痛得我大喊大叫，汗水直流，结果把我的头发烧掉了，头皮烧焦了。主子硬要我认错，发誓以后不再偷洋芋吃。我想，我有哪样错？洋芋是我种的，咋个叫

^① 圓根，就是蔓菁，可以吃。圓根架就是用来晾晒圓根の木架。

儉？我嘴里能赌咒，可肚子担不了保。如今，我吃也吃了，你主子想咋个就咋个好了。我硬是不說一句話。主子气得貼着眼睛大罵，又脫去我身上的“烂筋筋”，叫我光着身子站在火塘边，然后，在我的“天菩薩”上拴了一块六、七斤重的毛石，墜得我头都抬不起来，身上着火烤得起了水泡。那份罪簡直不是人受的。一直站到第二天清早，主子才叫我去犁地。

經過这一夜的折磨，我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清早一上山，我就丢下牛和犁，拼命地朝老林里跑，想逃出这个吃人的地方。那时，我只晓得我是永胜人，可是永胜到底在哪个方向？我能不能逃到永胜去？阿爸被打断手臂以后，現在是不是还活着？……这許多事，我一样也晓不得。我在老林里走了四天四夜，餓得两腿軟飘飘的，实在不能再往前走了。忽然，在一块洋芋地里，我看見了洋芋芽，就用手扒开土，找了許多洋芋籽吃。这一来，肚子倒是填飽了，精神也振作起来了。哪晓得吃发芽的洋芋会中毒。一会儿，我嘴里直吐白沫，皮肤发青，头昏眼花，終于昏倒了……等我醒来睜眼一看，糟了，我又躺在賈巴补普家，被主子打得头破血流，一条沉重的鎖鏈又重新套在我的脖頸上……

还有一次，我在山上放羊。一只狼窜进羊群，抬走了一只羔羊。急得我拼命追赶，好不容易才把羊尸找回来，心想，这总算有了交代，不致于挨打了吧。沒想到，賈巴补普硬說我想吃羊肉，故意叫狼抬羊的。他不由分說，把我捆起来打了一陣，又捏住我嘴巴，把羊腸子里的屎塞进我嘴里。这还不算，主子又将羊肚子划开，連肚带屎盖住我的脸，眼睛、鼻孔、嘴都被羊屎糊住，气都透不出来。我掙扎着用手去扯盖在脸上的羊肚子，賈巴补普就用竹条抽我的手，还在一旁哈哈

大笑。——主子就是这样用各种刑法迫害我們，侮辱我們。

一九五六年，毛主席派来的民族工作队對我們說，小涼山上要搞民主改革，奴隶制度一定要废除，娃子一定要解放。工作同志天天找我們談民主改革的道理，还发給我們許多救济物資，穿的、吃的、用的，样样都有。可是，万恶的奴隶主又从我們手中搶去了許多救济物資。这件事，使我們当娃子的看清了究竟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加深了我們对奴隶主的仇恨，对工作同志的情感也越来越深，簡直就把工作同志当作我們的亲人。这样一来，奴隶主越发惊慌了，想方设法要把我們娃子拉过去，阻挠民主改革。賈巴补普也忽然換了一副假面孔，對我們說：“汉人都是坏人，你們不能与汉人来往，汉人要騙你們出去当药吃。”他还對我說，“永哈，你不与汉人混在一起，我就給你配个老婆。家里的牛羊，也可以給你一半。”我听了这些話，心里想，工作同志处处為我們說話，事事替我們着想。我們想說而又不敢說的話，工作同志替我們說出来了。工作同志對我們确实一片誠心。在民主改革斗争中，有的工作同志为我們娃子的解放牺牲了。这些事，好多次感动过我。所以，一听主子說这些鬼話，就晓得他不安好心，一句也听不得。主子想拉攏我們的阴谋失敗了。

民族工作队帮助我們成立了团结生产委员会，伙伴们选我当了青年组长。

賈巴补普听说我当了青年组长，說我当了“汉官”，要杀我。我才不怕哩。接着，我逃出了賈巴补普家，民族工作队将我收留下来。从工作同志那里，我又进一步懂得了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的道理。

过了不久，民族工作队送我到宁蒍去学习文化。三个月

以后，又送我到西南民族学院学习了一年。汉族兄弟耐心地帮助我掌握了一些文化知识。党和毛主席又教会我许多革命的道理。回到小凉山后，一九五七年，我参加了共青团，当上了乡文书。

现在，我只要一提起解放前后的两种不同的生活，心里就有许许多多的话想说，可一时又晓不得从哪里说起。只说几句吧，我经常在想，解放前，我阿爸仅仅靠他那双勤劳的手，咋个也闯不出一条生路；阿爸的希望，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实现了，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这是一条世界上最美好、最最幸福的大路。这究竟是因为哪样呢？我想，是因为我们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了枪杆子，我们团结和组织起来了。这是我一生一世也忘不了的。

翻身娃子把家当

吉火魯底

我是个失去了右眼的人。只要一提起奴隶主剝我右眼这台事，就想起苦难的过去，千仇万恨又涌上了心头。

四十七年前，阿媽是奴隶主补余长生家的娃子。她刚生下我没几天，补余长生与另一个奴隶主补余长保打冤家，阿媽和我被补余长保搶走，卖给奴隶主余子哈家当娃子。阿媽产后身体很弱，挤不出一滴奶，只好把我紧紧搂在怀中，从她口里掏出嚼烂了的洋芋，一口一口地喂我。这时，奴隶主余子哈常常揮着鞭子，撵阿媽出去做活。奴隶主把我丢在院坝里，由山风吹，任烈日晒。我，一个刚生下的婴儿在那里哇哇大哭。哪晓得狠心的奴隶主嫌我打攪了他，叫狗腿子将我扔进牛厩，用松毛和牛屎捂起来。幸好阿媽回来得早，东找西找，才将我从松毛、牛屎堆里扒出来。我已經只剩下一口气了。

从此以后，阿媽总是背着我做活。为这事，阿媽常常挨奴隶主的皮鞭、棍棒和火钳的毒打，渾身伤疤落伤疤。

阿媽好容易把我領到五岁，奴隶主就叫我去放猪。我放到了十二岁，奴隶主将我卖给吉火馬洒家当娃子。从此，我再也没有看见过阿媽，至今也不知阿媽的死活。

在吉火馬洒家，我过了整整二十七年牛馬不如的生活，

尝尽了人世间的艰辛苦难。

吉火馬洒有八个儿子，个个如狼似虎，一个比一个恶毒。記得我十四岁那年秋天，山风很大，冷得刺骨，我只披了一块脱了毛的烂羊皮，两脚两手都遮不住，一天到晚赤着脚在山上砍柴。有一天太阳落的时候，我背着柴刚跨进屋，吉火老七手里拿着一根碗口粗的柴块，劈头劈脑地打我，說我打失了一只羊，要我赶紧找回来。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明明是吉火老八放羊，咋个說我打失了一只羊呢？我越想越生气，冲着主子說：“色坡，我这几天沒有放羊，咋个說我打失了羊？今天，我一早就上山砍柴，連羊都沒有看見，你叫我去哪里去找羊呢？”

我一頂嘴，主子更生气，蛮不讲理地吼叫起来：“是牛要犁地，是狗要看家，你是我家的娃子，怎敢不听我的话。”說罢，就用青竹条狠狠地抽我。我只好忍气吞声，钻进老林里去找羊。这天夜晚，老林里没有一点光亮，狂暴的山风吹得人心惊胆寒。我空着肚子，整夜在老林里钻来钻去，連羊的影子也沒有看見。第二天清早，只好空手回来，挨了一頓毒打，全身浸透了鮮血……

还有一次，吉火老六喝醉了酒，故意在院坝里发酒疯，一只狗冲着他乱咬乱叫。主子叫我去撵狗，而吉火老六举起皮鞭就抽我的脖頸，嘴里叫罵着：“狗都敢咬主子了，你这烂娃子不打死不行。”我又平白无故地挨了一頓毒打。一肚子气沒处发。在吉火家，象这一类事，多得沒法說。主子們把娃子只当做他任意宰杀的羔羊；以娃子的痛苦来取乐，是他們常干的事。

我十五岁那年春天，吉火馬洒叫我和伙伴們到西布河窝子里去做活。有一天，天将黑的时候，忽然刮起大风，下起大

雨，我們急忙收工躲進窩棚。這時，主子派人來喊我馬上回去。天黑，雨大，山路又遠又險，真是寸步難行。儘管這樣，我曉得不趕回去是不行的。我只好冒着大雨趕回去，一路上曉不得跌了多少跤，渾身是泥和血。在雨夜中摸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才趕到家。主子見我回來，哪樣也不問不說。我又奇怪又緊張，好象馬上有哪樣大禍臨頭似的。果然不出所料，一位好心的伙伴尾賀惹偷偷告訴我說，主子做完“白”^①，要殺我祭鬼，叫我趕快逃。我一聽這話，又驚又恨，心想，逃吧，不逃也活不成了。我又約了伙伴吉火那腳和吉火尾哈，三人一同逃進了陰森森的深山老林，巴望着能逃到沒有虎豹的地方。我們三人一條心，越過了多少深溝，穿過了多少老林，我們直往前走，連頭也不回。肚子餓了，就用手板心舀口清水喝。兩天過去了，我們逃到了華坪縣的阿比里，心里才鬆了一口氣。哪曉得，在阿比里偏偏碰見了另一個奴隸主正領着一伙人攆山^②，他們發現我們，一齊擱上來，將我們捆起來，押回他家。

想不到這個奴隸主是吉火馬酒家的親戚。在他家關了二十七天以後，就把我們押送給吉火馬酒。我們又落進虎口了。

吉火馬酒脫光了我們的衣服，懸空吊在圓根架上。吉火老六橫眉瞪眼，惡聲惡氣地說：“爛娃子，你們逃跑了，我花了三支槍、六十個白錠才把你們贖回來。你們得好好賠還我。要是不賠，你們就等着瞧吧。”我們哪里有錢賠他？咬緊牙準備一死了事。吉火老七甩起馬鞭，抽得我們身上鮮血四

① 做白，就是打“鬼”，是一種迷信活動。

② 攆山，就是打獵。

戮，血肉模糊。我們一个个都昏死过去了。

主子把我們放下来，用冷水泼醒以后，給我的脚杆套上桶粗的木靴，脖頸上拴起百多斤重的鉄鏈。我再也不能动弹了。只要稍一扭动，全身就象抽筋刮骨似的疼痛。

吉火老七刚刚歇手，吉火老六又来折磨我們。这个恶鬼点着一把“明子”火，烧我肚皮，嘴里还罵哪样“当娃子的肚子大了心就大，不烧烧肚子心小不了”。我痛得头上的汗水大顆大顆地滴下来，大声呼叫和咒罵。忽然，“嘣”的一声，肚皮上的水泡烧炸了，我也失去了知觉……

伙伴們天天給我洗伤口，敷草药，而我却一直昏迷不醒，一动不动地躺在篾笆上。这样过了一个月，我終于被伙伴們救活了。

主子見我没有死，心不甘。他們又将我吊在圓根架上，脚上墜着四、五十斤重的木靴，上吊下墜，渾身骨节好象脱了节，散了架，痛得我大汗如雨。主子打了一陣以后，对我說：“烂娃子，你的心最大，自己逃跑不算，还敢約別的娃子一道逃跑，不狠狠收拾你，別的娃子恐怕都要跟你学拐了。”說罢，他用竹筒逗在我右眼窝上用力一击，“啪”的一声，我的右眼珠被挤出来了。我惨叫一声，昏死了……

五天以后，我慢慢醒过来。这时，我还躺在阴冷、潮湿的猪厩里，渾身已被五月的蚊蝇叮肿了。我脚上仍旧套着木靴，脖頸上还拴着百十斤重的鉄鏈，不能动弹。我觉得右眼窝里又痒又痛，好象有哪样东西在慢慢蠕动，便用膝盖拭了拭右眼窝，一条条蛆从眼窝里掉下来。我大声叫起来：“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我双手抓住脖頸上的鎖鏈，用尽全身力量，想掙断它，砸烂它，然后找主子拼个死活，可是，我赤手空拳，怎能扭断比大拇指还粗的鉄鏈呢？

这时，我又听见伙伴吉火尾哈也在大声叫骂，身上的锁链挣得当啷当啷响。原来，他的命运与我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主子剜掉了他的左眼罢了。

我在苦海里好容易熬到了一九五六年。毛主席派来的民族工作队宣布小凉山要搞民主改革，要废除奴隶制度。这可是我们天天盼日日想的呀！可是，奴隶主们不愿意废除奴隶制度，还继续作恶，破坏民主改革。有一天，吉火老七暗地里说：“要改革了，吉火鲁底的眼睛是我们挖掉的，他的心最大，我们的底细他都晓得，是个大祸根，一定留不得，快把他杀掉。”我的伙伴吉火鲁各听见了，马上把主子的话告诉我。吉火鲁各刚走，吉火老六杀气腾腾地来找我。他一句话也不说，拿索子朝我脖颈上一套，就要朝外拉。我猛地夺过他手里的索子，对吉火老六说：“改革已经宣布了，你们要再打我杀我，我也要叫你们的脑壳去吃草。”我一口气向工作队驻地跑去。吉火老六在后面追了一阵，见我跑到了工作队住的地方，老远就停下来，呆呆地望了望就回去了。

我找到了民族工作队，参加了小凉山的民主改革斗争。这以后，主子曾经三次想杀害我。可我有共产党、毛主席保护着，主子的如意算盘三次都落了空。

改革后，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人多力量大，集体经济就是优越。我们炸石头，砍刺棵，固定耕地，在西布河畔开了三十多亩水田，种了谷子，吃上了大米。我们吃大米，就是从合作化才开始的。你们看看，仅仅三年多时间，合作社就牛羊成群，粮食年年增产，社员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由于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翻身的娃子，也学会了当家作主，懂得许多新道理。记得刚建社那年，国家给我们三

十四只羊，社員們高興極了，都爭着要放羊。可是，許多人過去都沒有放過羊，沒有經驗。在這以前，我曾想過，解放前我放了半輩子羊，受的苦不小，現在解放了，再也不放羊了。可是，現在再細想想，毛主席給我們這許多羊，幫助我們發展生產，過好日子，我們自己能不管嗎？不能！決不能！於是，我要求把羊交給我放，社里也覺得我放羊比較妥當，就答應了。

我接受了放羊的任務以後，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對妻子說了這台事。萬沒想到，妻子反倒和我吵了一架，她說我年紀大了，眼睛又不好，還逞什麼能？羊嚙讓青年人去放好了。我曉得她是一片好心，可是，她還曉不得我的心思。我指着眼睛激動地對她說：“你曉得我這只眼睛是哪個剜的？我忘不了奴隸制度的罪惡！你曉得我這條老命是哪個給的？我忘不了共產黨、毛主席的恩情！毛主席叫我們自己當家作主，我咋個能不聽他老人家的話？”經我這一說，妻子也想通了。

第二天，我領到了這群羊，心里有說不出的高興。心想，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為我們想得真周到，不僅把我們從火海里救出來，還幫助我們發展生產，連我們合作社剛成立，缺少



羊，你老人家都想到了。我心里觉得热呼呼的，心情好极了。我每天清早，打着口哨，赶着羊爬山过岭。有人问：“鲁底！这是哪里来的羊？”我就大声地回答：“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问的人，说的人，脸上都流露出骄傲的神情，心里都感到无比的幸福！

三年来，我把精力全放在羊身上，母羊产的小羔羊，没有死过一只，总数增加了三倍；只只长得又肥又壮，扎实招人爱。社员们说我是好放牧员，我说，不是我有哪样本事，而是毛主席领导得好和合作社的优越性。一九六二年，社员们选我当了合作社的畜牧委员。一九六三年，有的社员说：“鲁底白天放羊，晚上照料牲口，太辛苦了，要提高工分定额才行。”我听了有点生气，忙对社员们解释：“我放羊不是为了挣工分，要多给我工分，我就不放了。”我坚决不同意专为我一人增加工分。再说，我们今天根本不缺吃少穿，比起从前来，好的简直没法说了。我们过上了好日子，可不能忘记从前的苦啊！更不能忘记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们奴隶的新生，就没有今天的幸福！我们只能按毛主席的话做事，把生产搞好，把小凉山建设好！这才是最最要紧的事。

永不屈服的人們

余阿細惹

天下的豹子沒有不吃人的，小涼山的黑彝沒有不作惡的，當娃子的沒有一個是心甘情願的。我阿媽與繼父的一生，就從來沒有向奴隸主屈服過。說起他們的事，話可長啦。

大概是三十幾年前，奴隸主張務哈帶着一伙狗腿子竄山搶人。他們闖進了我家，殺死我親阿爸，將我和阿媽搶上了小涼山。

那時，我還很小，哪樣事也不懂。阿媽整天背着我做活。後來，奴隸主張務哈與大喇叭區的奴隸主阿苦務角說好，要把阿媽配給阿苦務角家的娃子田貴生。阿媽沒有辦法，只好背着我來到阿苦務角家，和繼父成了家，當了分居娃子。

繼父田貴生，是四川人，漢族。他剛懂事的時候，就被奴隸主搶上了小涼山。他對奴隸主，脾氣犟得象條牯子牛，刀攔在脖頸上都面不改色。他和阿媽成家以前，就逃跑了九次，每一次都沒有跑脫，每次抓回來總少不了一頓毒打。奴隸主看他有一副結實的身骨，能做活，舍不得輕易殺死他，於是，用盡了各種酷刑，想叫他服服貼貼聽主子的話，心甘情願當牛馬。可是，奴隸主一直不能如願。硬的不行，他們才想出一個軟辦法——就是把我阿媽配給他，一來可為奴隸主生養小娃子，二來說不定可以使繼父安下心來，不再逃

跑。可是，奴隶主这一手也没有成功。

阿媽与继父感情很好。他們有一个相同的願望，就是要設法逃到沒有虎豹的地方，沒有奴隶主的地方。就在我五岁那年的一天晚上，继父与阿媽背着我，逃出了奴隶主阿苦务角家。天，黑得象鍋底，一眼望不見三步远。继父与阿媽背着我在漆黑漆黑的老林里摸了一整夜，衣服被刺棵扯烂了，渾身上下鮮血淋淋。可是，我們仍然不敢放慢一步，更不敢停下来歇口气，深怕奴隶主从后面追上来。天亮了，我們撇开現成的山道不走，专找沒有人迹的老林、深箐朝前走，而且走得更快。口渴了，捧点水喝；肚餓了，采点紅籽吃。只要有一点响动，就赶紧躲藏起来，为的是要順利逃出虎口。就这样，我們在老林里闖了两天两夜，好容易来到牢沙城，滿以为脫了險。可是，事出意料，奴隶主領着一伙狗腿子追上来了。我們沒有逃脫。

奴隶主阿苦务角脫去继父与阿媽的衣服，用索子左一道右一道地把他們紧紧捆起来，索子勒在肉里，身上火燎似地痛。一路上，木棍、皮鞭、竹条都沒有离开过他們，打得青一块紫一块。阿媽、继父咬紧牙，死活不說一句求饒的話，还罵不絕口，甚至朝奴隶主脸上吐唾沫……

到了奴隶主家，阿媽与继父支持不住，昏倒在地上。奴隶主用冷水把他們泼醒，叫狗腿子用竹杆抽打。继父可有骨气哩，叫都不叫一声，反倒把奴隶主痛罵了一頓，气得阿苦务角直躁脚，又把继父倒吊在圓根架上。继父口吐白沫，終于被打昏了……

受了這場折磨，继父一身伤，整整在家躺了三个多月才勉强能够走动。过了半年，继父身体刚恢复，又領着阿媽和我逃出了阿苦务角家。这次是继父第十一次逃跑。

我們在老林里，走了三天三夜。奴隶主牵着撵山狗在后面紧追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清早，奴隶主撵上了我們，眼看跑不脱了。继父握着一根木棍，准备和奴隶主拼个死活。奴隶主和狗腿子一拥而上，先抓住我和阿媽。继父乘奴隶主得意忘形的时候，当头一棒，把奴隶主打倒在地上。阿苦务角双手抱着头，象狼似地大声嗥叫。狗腿子刚拥上来抱住继父；继父拼命掙脱了，拔腿就朝老林里飞跑。奴隶主阿苦务角昏昏顛顛地爬起来，举枪朝继父打了几枪。在离我們不远的山坡上，继父被打倒了，順着山坡滾下了山。阿媽放声大哭。奴隶主朝山下望望，洋洋得意地說：“这回是你該死！”說罢，他一摆手，狗腿子們推推搡搡地押着我和阿媽回去了。

凶恶的奴隶主把气全发泄在阿媽身上，对她用尽了各种叫人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得阿媽要死不能，要活又不成。最后，阿苦务角把阿媽吊在圓根架上，在她脚下生起了一堆松毛火，边烤边打。一天一夜过去了，阿媽脚杆上烤出来的水泡一个个嗶嗶剝剝地炸开了，黄水順着脚杆滴落在松毛火里，扑刺扑刺地响。阿媽一直昏迷不醒。奴隶主沒有办法，只好将阿媽放下来。阿媽又躺倒了，脚杆上的烧伤化了脓，人瘦得前胸貼后背，眼睛都凹下去了。可是，阿媽还对我說：“好孩子！不要难过，只要阿媽有条命在，总会有好日子过的。”当时，我还晓不得阿媽又想要逃出阿苦务角家。

三个月后，一个暴雨天的夜晚，阿媽又領着我逃进了老林。小凉山上，一下雨，雾又浓又低，山谷間一片云海翻滾着。四周什么都看不見，每走一步路，一不小心，都有滾下山箐、落下悬岩的危險。为了不让奴隶主追上，阿媽領着我白天找地方躲起来，哪里也不去，肚子餓了也得忍着。夜晚，阿媽又背着我，拄着木棍，高一步低一步地慢慢朝前

走。身上被暴雨淋得水湿水湿，冷得嘴唇发了紫，上下牙直打架。但是，我們为了再也不当奴隶，不管咋个困难，我們都能对付得了。天气虽然很坏，阿媽心里反倒高兴，她觉得这样的天气，奴隶主未必会追赶我們。

到了第五天，阿媽发现后面有人追来，便抱着我躲进一棵空心梨树里。一会儿，果然听见外面有人說：“色坡，追不着了。”“他媽的，便宜这烂娃子了。”阿媽听出这是奴隶主阿苦劣角的声音，心里怦怦直跳，紧紧搂抱着我，好象怕奴隶主一把把我搶去似的。奴隶主领着狗腿子又朝前追了一段，大概因为哪样痕迹也沒有看见，只听见奴隶主嘴里不停地罵着，又从原路回去了。我們从树干里爬出来，看看天已大亮，雨也停了。阿媽高兴地說：“总算逃出了苦海！”

翻过一架山梁，阿媽看见前面有一間破破烂烂的板板房，看样子里面住的也是一家受苦人。阿媽背着我找上門去。到底是穷人心連心，心貼心。这家姓翁的受苦人，很可怜我們，把我們收留下来。阿媽心里感激万分。

最出我們意外的是，阿媽还晓得了继父并没有死，而且就在附近卖工过日子。事情原来是这样：继父从山坡上滚下山以后，并没有跌死；奴隶主的子弹也沒有打中要害。继父慢慢走到翁家，医治好枪伤，就出去找活路做。阿媽晓得了这台事以后，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我們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继父，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了。

为了活下去，继父与阿媽决定要远远离开这个地方。我們怀着感激的心情，辞別了救命恩人——翁家两口子，向四川逃去。一路上，就靠继父和阿媽打短工、做零活、討口过日子，终于逃到四川盐边县腊沙田青山村落了戶。

这青山村靠山临水，青山綠水，良田千亩，倒是个好地

方。可是，它对我们穷苦人有哪样好处呢？它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吗？不能的。深山老林是虎狼出没的地方，旧社会到处是恶人的天地。

继父租得一点山地，决心用双手在这里重建家园。他和阿妈没日没夜地做活，可是，租税一交，照旧是两个肩膀扛不动一张嘴，锅里经常是空空的。穷得寒风朝屋里吹，老鼠往屋外跑……不管怎么样吧，这日子总比在奴隶主阿苦务角家自由自在些，起码可以少挨点打，少受点气。

青山村的山坡上长了五次青草，树枝上也吐出了五次绿芽。五年过去了。我已经十三岁了。就在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全家人正吃着我从河里摸来的鲜鱼，继父和阿妈边吃边夸奖我能干，阿妈还说：“我们就这样活下去吧！再也不给奴隶主当娃子了。”哪晓得就在这天深夜，乒乒乒乒一阵敲门声，把我们 from 熟睡中惊醒。房子也着了火。阿妈和我赶紧往外跑，刚出门就被一伙人捆起来。继父只当是大凉山的奴隶主来抢人，赶紧爬上屋，用木棍和石头与狗腿子们斗了一阵，后来，“砰”的一声枪响，子弹打中了继父的胸膛。他一头从屋上摔下来，死在血泊里了……阿妈和我又一次陷入了虎口。

原来抢我们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大仇人——奴隶主阿苦务角。我阿妈并没有死心。不久，她又逃跑了。后来，我也没见奴隶主把她追回来，也没听说奴隶主把她打死。直到今天，人民政府帮助我四处打听，还是晓不得阿妈的生死、下落。

阿妈逃走之后，我先后被转卖了好几次，最后落在奴隶主余史根手里。俗话说，老鸦只只都黑，奴隶主个个都恶。在余史根家里，我过的生活比黄莲还要苦。可是，我从继父与阿妈那里，懂得了当娃子的应该有骨气，决不要怕奴隶主。记得有一次，黑彝娘子余补洛叫我一天至少背五背柴，

我背不了那么多，她就罵我打我，还狠心地撕我的嘴。我气极了，一口紧紧咬住她的手指，痛得她怪喊辣叫，直跺直跳，另一只手拼命地捶打我。可她越是捶打得凶，我就越咬得紧，真想一口咬断它。奴隶主余史根听见他老婆在外面怪叫，跑出来一看，抓起木棍要揍我；我急忙松口，夺过余史根的木棍，一棍子打在奴隶主肩膀上。奴隶主捂住肩膀气得呀呀乱叫。狗腿子拥上来把我按倒，捆起来吊在圓根架上，余史根亲自动手打得我鮮血淋淋，身上沒有一块好肉。一直等他打累了才歇手。而我还被吊在圓根架上。

这天夜里，多亏我的伙伴偷偷地給我解了捆，对我說：“快逃吧，听說山下来了新汉人！是帮助我们打倒主子的。”我一听这話，心想：不管它是新汉人还是彝家，只要他們帮助娃子打倒主子，就一定 是好人，找他們去吧！于是，我連夜逃出了奴隶主余史根家，找到了党和毛主席派来的民族工作队。阿媽和继父掙扎了一輩子也沒有实现的願望，在我身上实现了。这是因为哪样原因呢？现在，我終于明白了：种庄稼沒有阳光和水不行；娃子要解放沒有共产党、毛主席不行。过去，继父和阿媽一逃再逃，可他們沒有找到党和毛主席，所以，他們的腰杆子还是硬不起来，掙断了一条鎖鏈，又被套上另一根鎖鏈。我呢，逃出来以后，朝毛主席身边一站，奴隶主望着我也无計可施，无法可想。就这样，我不仅掙断了奴隶的鎖鏈，而且在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与所有娃子一道，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奴隶制度和奴隶主的一切特权，打倒了奴隶主阶级。娃子掀掉了压在身上的大石板，挺直了腰杆，这是我們从来沒有想到过的。我永远也不能忘記党和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是我們所有翻身娃子最亲最亲的人。

繳了奴隶主的枪

那而克都

阿爸阿媽的眼睛都哭肿了，喉嚨都哭哑了，我也哭得象一个泪人，但有哪样办法呢？奴隶主余瓦諾还是张牙舞爪，象岩鷹抓鸡一样，一把抓住刚滿六岁的我，拉到了他家里。从此，我便离开了阿爸阿媽，过着痛苦的奴隶生活，受尽了人世間的苦难。

我給奴隶主放羊，跑遍多少座大山，好容易长到十五岁。我个子虽然不高，由于长年日晒雨淋，皮肤黑里透紅，象个鉄打的汉子。奴隶主余瓦諾对我說：“叫你放羊太便宜你了，犁地去！”从此，我就在奴隶主家犁地，犁了十五年。

在奴隶主余瓦諾家专门犁地的还有一个娃子叫亏的，他也象我一样苦。我們俩感情虽然很好，可是，只要在奴隶主家里，我們走到一起誰也不說話。因为奴隶主是不准娃子互相說話的。

有一年，正是七月間，小凉山上雨雾不停，一眼望去，白茫茫一片。本来，奴隶主家可以犁的地并不多，但因我俩是专门犁地的娃子，余瓦諾不願讓我們閑着，偏叫我們去开一座荒山。已經犁了一个多月了，每天日晒雨淋，犁得精疲力尽。大牯子牛累得馬蛇叮在身上都甩不起尾巴。可是，奴隶主却不准我們歇口气。这么大的一座山，哪天才能犁完

呢？……

一天，亏的和我商量出一个主意。奴隶主不准我们休息，我们自有休息的办法。第二天，天气晴朗，真是小凉山七月里难找的好日子。我们将牛吆到地里，把牛一放，“当”的一声，用石头砸破了铧口，两人在山梁子上各睡一边烤太阳，真想痛痛快快地睡上一天。

中午，太阳当顶。我们由于太累了，一躺在地上就睡着了。忽然一声粗暴的吼声，把我们惊醒了。我们眯缝着眼一看，原来奴隶主余瓦诺气势汹汹地站在我们面前，发起火来了。亏的忙爬起来向余瓦诺说：“色坡！铧口犁烂了，不能再犁，我们才歇下来的。”余瓦诺一巴掌打在他脸上。我捡起破碎的铧口，对余瓦诺说：“色坡，不信你看，铧口真的犁坏了。再说，牛也要累死了。”余瓦诺飞起一脚，“当”的一声，碎铧口落在地上，我也翻了个跟斗。余瓦诺拧着两道浓眉，对我俩说：“你们这些狗娃子，铧口明明是你们故意砸碎的，还想瞞我。”亏的站起来顶了他几句，余瓦诺凶恶地说：“你们要赔我的犁！”我说：“我们拿哪样赔呀？”他想了一下，又嚷叫起来：“不赔不行！牛累了叫牛歇歇，你们起来给我拉着犁地。”我们说：“只见过牛犁地，没见过人犁地。色坡，你也来试试嘛！”余瓦诺说不赢我们，气嘟嘟地把我俩赶回家。

一回到家，他叫我与亏的跪在火塘下边。余瓦诺捧起一坛酒，咕嘟咕嘟地往嘴里倒。我们一看，晓得今天又背时了。果然，他酒足饭饱之后，大骂起来：“你们两个烂娃子，今天硬要你们赔还我的犁。”我说：“色坡，我们赔不起！我们一点东西也没有，拿哪样赔你？”我一回嘴，更激怒了余瓦诺。他举起碗口粗的木柴，打在我手臂上，说道：“到毛姑坪鑄回来赔我！”我一听这话，心想：好！平时走一步路你都管着。今天

你叫我去毛姑坪，我們就来个有去无回給你瞧瞧！于是，我递給亏的一个眼色，就站起来往外走。余瓦諾看出了我們的心思，說我們想逃跑，象疯子一样，甩开包头，丢掉披毡，手里抓着火鉗向我打来，正好打在我脚踝上。他又喊：“来人，捆起这两个死娃子，他們的心太大了。”說着，拿着一支七九步枪歪歪倒倒地从屋里冲出来。

这时，七、八个伙伴听說余瓦諾要把我們当靶打，都丢开手中的活計跑了过来，一看我們已被捆在百多步远的两棵树干上，就連忙向余瓦諾求情。余瓦諾根本不听，他还說：“我娃子这么多，打死两个不稀奇！哪个敢不听話，就跟他們一样。”說罢，就开了一枪，“嗖”的一声，子弹从我的肋骨边擦过去。伙伴們急得象热鍋上的蚂蚁，紛紛前去夺枪；余瓦諾轉过身来用脚踢他們，接着又向我們連打了两枪，都沒有打中。这时，娃子美罗抓抓又去夺余瓦諾的枪，被奴隶主拔出砍刀將他的头皮砍破，鮮血直流。接着又有六个伙伴，因夺枪而被奴隶主和他的狗腿子打得头破血流。后来，余瓦諾又向我們打了两枪，一顆子弹从亏的头頂上擦过去，打在后面那棵松树枝丫上，把松枝打断了。奴隶主一連打了五枪，枪膛里已經沒有子弹了，才被黑彝娘子出来拉回去。可是，这台事情並沒有結束。

余瓦諾走后，伙伴們將我們从树上解下来，我們不敢回去，相約着跑到老林里。我想，一个娃子在小凉山很难逃得出奴隶主的手板心，娃子眼前只有一条死路，迟死不如早死，早死少受罪。于是，我就爬上一棵一人多高的青杠树，拴好了索子，脖子已經套进索子里去了，只待一纵身就結束了我的一生。这时，亏的突然喊我：“克都！快下来，不能死！我們还要活下去，看看天下究竟有沒有我們的日子！”

我想：对呀！不能死，要活下去！我从树上跳下来，准备继续逃跑。那晓得我们还没有动脚，又被余瓦诺的狗腿子捆回家去。

回到余瓦诺家，恶毒的余瓦诺把我们痛打了一顿以后，说：“这回饶了你们，可是，我白白化了五粒子弹。子弹是我用银子买回来的，罚你们赔我十粒。”我们气得肺都要炸裂了，天下哪有这种道理？我们半粒也不赔，要命有两条，随主子的便好了。这一来，气得余瓦诺脸红脖子粗，搓手跺脚，恶语咒骂。可是，这又有哪样办法呢？杀死我俩吧，就失去了两个能做活的人，奴隶主觉得划不着。不杀吧，放不下架子，收不了场。

娃子沙马耐的见余瓦诺下不了台，便趁这个机会对他說：“色坡，他俩一无子弹二无钱，你叫他们赔子弹，不是在老林里捉鱼，哪里来？我看叫他们赔两坛酒算了！”余瓦诺觉得这是个落脚梯，嘴里說：“酒先拿来，子弹还是要赔——”說罢，摇头晃脑地走开了。

结果，奴隶主酒也没有喝到，子弹的影子也没有见着。我们挨了毒打，不能动弹，一连躺了好几天。黑彝娘子叫我们去犁地，我们不去；拿洋芋来哄我们，我们连看都不看一眼，缩着身子躺在篾筐上一动不动。

这以后，我们学得更聪明了。我与亏的上山犁地，常常把牛架在坡地里，一人睡在草地上，一人注意着奴隶主的动静。只要奴隶主一来，他就喊起犁地的吆牛声，将另一人喊醒，再一齐做个干活的样子给余瓦诺看看。奴隶主一走，我们又轮流睡大觉。

甩不掉的牛尾巴，做不完的奴隶活。我与亏的的生活并没有因为砸烂镗口、消磨时间而得到改善。民主改革前，有一

天，我和亏的累得要命，犁起地来两脚飘飘忽忽，一点力气也没有。但余瓦诺守在山坡上看着我们，不犁不行。突然，“当”的一声，亏的的犁又破了。余瓦诺听到“当”的一声，披起披毡一闪一闪地从高坡上下来了，冲着亏的说：“铧口破了，就是你想死。”骂罢，便叫另一个娃子拿来一张犁，亏的只得又犁起来。

不多时，亏的的第二张犁又在余瓦诺面前犁破了，接着我猛一吆牛，“当”的一声，铧口也折成了两截。余瓦诺见了，脸孔拉得很长，两只凶恶的眼睛盯住我吼起来：“你们这两个烂娃子要死啦！我不信铧口这样容易烂掉。”奴隶主硬说我们故意捣鬼，我们说地下石头太多。余瓦诺存心要整我们，打了我们一阵以后，把我俩捆起拉到家中，自然又免不了一场灾难。

天黑了，余瓦诺还没有给我们解捆，也不给我们洋芋吃。直到半夜，伙伴们偷偷地给我们松了捆。这时，我们冻得全身麻木了，弯不了腿。亏的愤愤地说：“我们逃吧，听说有个民族工作队已经来了，找他们去！”说完，他拔腿就跑。狗腿子忙去报告余瓦诺。余瓦诺急急忙忙起来，拿着一支步枪就追。亏的，在改革前夕不幸死在奴隶主的枪口下，永远和我们离别了。

我日日盼夜夜盼，好不容易才到了一九五六年，共产党的民族工作队全部上了小凉山，正式宣布进行民主改革。余瓦诺不肯放弃剥削，反对民主改革，因此，想方设法不让他家的娃子去参加开会。他心里仇恨工作同志，说要杀掉工作同志，杀掉不听話的娃子。他象一块大顽石，妄想堵住金沙江的激流，但是一点用也没有。我下定决心，从他家里跑了出来，跟工作队一块搞工作了。

有一天，奴隶主余瓦諾杀了一只羊，还煮了酒，請我吃。他說：“老話說，石头做不得枕头，汉人做不得朋友。彝人是一家人。不要忘記你是个彝人呀！”我見他象狗屎一样臭，气都不耐煩吭，心想：这回呀，不管你咋个說，反正你管不到我头上了。我老坐着，不吭气。他又自言自語地說：“克都！过去做是你們做，吃是我們吃。現在要各人做各人吃，我們井水不犯河水，一个不打一个，行嗎？”我还是不吭气，心想：假若不是共产党給我們撐腰，工作队不上小凉山，你能不打我們嗎？奴隶主又皮笑肉不笑地說：“克都！我們都是兄弟，是彝人。工作队是汉人，他們在不长，你不要跟他們走。你說說，这几天工作队咋个給你讲，咋个問我家的事……”还没有等他說完，我便忍不住了，虎地站起来，对余瓦諾說：“呸！你是个黑彝，我哪里是你的兄弟！”說罢，我便大搖大摆地走了，既沒有喝他一口酒，也沒有吃他一块肉。

余瓦諾一直留下了一支步枪，抗拒不交。我曉得他的底細和野心，得到了工作队的同意，便去找余瓦諾。余瓦諾一看見我，便朝火塘里添了几根柴火，把我让到火塘上方去坐，表示对我的尊敬。我才不理他这一套哩！直截了当地問道：“余瓦諾！你为哪样藏着一支步枪？馬上交出来！”

余瓦諾曉得在我面前瞞不过去，便支支吾吾地說：“那支枪用不成了，才沒有交。”我說：“用不成也要交！”余瓦諾見我态度强硬，更因为他曉得我背后有共产党、毛主席撐腰，才規規矩矩地交出了枪。可是还不肯交子弹。我馬上追問：“交枪为哪样不交子弹？”他又慢騰騰地从土里扒出了三十七粒子弹。我还是不放心，一步步地追問他还藏着哪样武器，一直盘問到太阳落，他又交出了两颗手榴弹。我握紧手中枪，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后来，工作队把这支枪和手榴弹都給我們民

兵联防队用了。

民主改革后，我們全家人又团聚了，一个个笑得合不攏嘴。接着，党又领导我們走合作化的道路，建立了合作社。这时，我的心呀象是长上了岩鷹的翅膀，高兴得要飞了。不管天寒地冻，也不管风吹雨淋，我們都一个劲地做活。修水利，积肥，开水田，修梯地……样样活路，我都爭先去做。一九六一年，社員們选我当了社长。我更觉得責任大，担子重。我每天都在想：翻身娃子当家作主，这是我們彝家自古以来头一回有的事！我們只有按照毛主席的話去做，才能把家当好，作主才不会出錯。

小凉山是从来沒有大米的。改革后，我們在山坡下面的沟地里，开出了水田。我这个犁地娃子也学会了犁水田栽稻谷了。秋收后，每家都分得了大米，社員們可高兴啦。我那七十多岁的阿媽說：“克都呀！今天这日子真好过了！”我說：“阿媽，更好的日子还在后面哩！”阿媽說：“啊呀呀！比这更好的日子咋个过呀！”說得我們一家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阿普沒有活到今天

阿羅阿支

我原来是华坪县阿比里人。十九年前，我刚刚六岁，奴隶主一把火毀了我的家，又杀死了我阿爸。我、弟弟和阿媽被奴隶主搶上了小凉山。以后，又被东卖一个西卖一个，弄得一家人东零西散，家破人亡。

从那时起，我就在奴隶主馬哈海平紐家当了鍋庄娃子。我离开了阿媽，天天哭，日日喊，黑彝娘子就打我，朝我嘴里塞灶灰。我不懂彝話，做活总不順黑彝娘子的心，她就扭我耳朵，撕我嘴巴，鞭子、棍子象影子一样，总不离身。我只好背地里哭着喊媽媽。

有一天，黑彝娘子叫我去放羊。象我这样一个比老山羊只高一小点的女娃子，哪里能放得了那么多羊呢？羊放不好，黑彝娘子就不給我洋芋吃，还要打我。我正躲着哭的时候，一位老阿普^①走到我身边，伸出那双枯枝一样的手，把我紧紧摟在怀里，又掏出一个洋芋塞在我手里，亲切地說：“吃吧，阿衣^②！不要哭了。”

我晓得这位阿普是馬哈家的砍柴娃子，名叫补德，五十多岁。一看他那滿脸皺紋和伤疤，就晓得他是个受苦很深的

① 阿普，彝語，爷爷。

② 阿衣，彝語，小娃娃。

老人。当时，我拿着阿普的洋芋，扑在他怀里呜呜地哭了一阵。阿普不停地抚摸着我的头，用他的衣襟揩着我的眼泪，慈祥地对我说：“好阿衣，不要哭了，不会说彝话，阿普慢慢教你。学会了就不再挨打了。”我抬头望着阿普，点点头。这时，黑彝娘子走过来，对阿普骂道：“烂娃子，吃饱了还不快去做活！再磨牙，我敲断你的脊梁骨！”阿普只好依依不舍地走开了。

阿普走后，黑彝娘子叫我去背娃娃。从此，我便天天给她背娃娃。记得有一天，黑彝娘子在火塘边煨水喝，要我背着娃娃站在她跟前。娃娃一哭，她就用竹条子抽我的小腿肚，还不准我哭。忽然，火塘里的柴火噼里啪啦地爆起来，火星子掉在娃娃手上，烫得娃娃大哭大叫。黑彝娘子马上拿起锄头把朝我腿上就是一下，我躲让不及，一下子连背上的娃娃一起跌倒在火塘里，衣服烧着了，娃娃哭得更厉害。黑彝娘子急忙把娃娃接过去，按住我拳打脚踢。幸好补德阿普背柴回来了，看见黑彝娘子打得我血流满面，实在忍不住了，便对黑彝娘子说：“色姆，她岁数这么小，怎经得起你这样折磨，你快去看看你的娃娃吧！”黑彝娘子见她娃娃声气越哭越大，才丢开我去哄她娃娃。可我哩，身上烧起了水泡，象在油锅里煎熬过，心都要痛碎了。阿普把我平放在篾笆上，用披毡轻轻盖起来。我流着眼泪，望着阿普说：“我的好阿普……”

到了第三天，阿普上山砍柴去了，只有我一人躺在篾笆上，身上的水泡流出了黄水。这时，黑彝娘子哭丧着脸走进屋来，说她娃娃死了都因为我沒有把娃娃带好，要打死我。她还骂道：“打死你这个女娃子，也抵不了我娃娃的命！一个女呷西①还不如一个洋芋值钱……”她一手抓住我的辫子，

① 呷西，彝语，意思是锅庄娃子。

一手拿着杯口粗的木棍没头盖脸地朝我身上乱打，嘴里还骂：“打死你这烂娃子，让狼吃你的肉，让豹子啃你的骨头。”我拼命地叫喊，在篾笆上翻来滚去，终于被打昏过去了……

晓不得过了多久，一阵阵刺骨的山风将我吹醒。我睁眼一看，原来是在阴森森的老林里，四周漆黑，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只听见远处有狼嚎叫。我不由得紧张起来，想爬起来躲一躲，可是，稍一动弹，骨节咯咯响，象是脱了节。突然，听到有脚步走动的声音。我想，糟了，大概是狼来了。我挣扎着坐起来，瞪大眼睛盯着前面，只见一个黑影向我慢慢移来，还轻轻地喊着我的名字。一听这声音，我才晓得是补德阿普，拼命站起来向阿普扑过去：“阿普，我的亲阿普……”



我刚走了几步就倒下了，阿普赶上来扶着我，脱下他的披毡将我紧紧裹起。我把头埋在阿普怀里，哭个不停。阿普抚摸着我的头，一句话也不说。过了一阵，阿普才发现我的右手已被黑彝娘子打断了，身上尽是粘呼呼的血。阿普叹了一口气，大颗大颗的眼泪从他脸上流下来，滴在我的脸上。我还听他狠狠地咒骂了一句：“主子的心比豺狼还狠毒！”

阿普把我抱回来，寄在一家分居娃子家里。他天天偷偷地给我找草药敷伤口，省下他

仅有的一份洋芋給我吃。我身上虱子多了，夜間，他点起“明子”一个一个地捉……三个月后，他扶着我练走路。阿普常常安慰我說：“虎狼伤人該槍打，主子害人該天杀！”叫我永远記住仇和恨，将来好和奴隶主算賬。

黑彝娘子見我沒有死，就把我拉回去放牛。有一次，牛跑到荞子地里，黑彝娘子看見了，就用石头砸我，抓住我发瓣象春碓似地朝地上捶。又是好心的阿普赶来抱起我，怒气冲冲地对黑彝娘子說：“色姆，娃子也是人，你何苦这样凶狠？心不好可要遭天杀呀！”黑彝娘子一听这話非常生气，大吼起来：“呸，打死一个男娃子如同坏了一张犁，打死一个女呷西好比打破一个瓢。你多嘴也該打。”說罢，甩起蛇一样的皮鞭沒头沒腦地抽了阿普一陣，然后，叫狗腿子把阿普捆起来，年老的阿普终于被他們活活地打死了。

这以后，我把主子恨死啦，对主子再也不是服服貼貼的了。因为这样，挨了多少打；而且在五年內，奴隶主們还把我当牛馬一样地轉卖了五次，最后一次，以一匹馬、二十件衣料、五个白錠的身价，把我卖给沙力坪奴隶主阿魯你哈家。

那时，奴隶主随意买卖娃子是件很平常的事。卖的时候，奴隶主将娃子帶到各地串門，当面討价还价。身价差不多都以娃子岁数大小来定。象我这样年紀輕輕的女娃子，身价是比較高的。因为在奴隶主看来，年輕的女娃子可以为他們多生养小娃子，增加他們的财产。

在奴隶主阿魯你哈家，生活苦得很。从早累到晚，所得到的就是罵呀打呀。有一次，我打失了一把刀。阿魯你哈可心疼啦，打得我身上沒有一块好肉。难道我的命还不如一把刀嗎？我越想越气，就想到了逃跑。可是往哪里逃呢？小凉山

到处都有狼虫虎豹呀！于是，逃的念头打消了。死吧，死了倒也干净！我见过不少娃子，因为受不了奴隶主的虐待而自杀了。这样一想，我就偷偷地爬上高山，为了不让奴隶主在我死后的尸体上钉竹签^①，我找了一处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准备服毒自杀。哪晓得身后突然钻出一个男人，吓了我一大跳，回头一看，才晓得是阿鲁你哈家的娃子阿鲁惹。他对我说：“阿支，你不该死，你年轻轻的，再熬一久就会有好日子的。”阿鲁惹左劝右劝总算把我劝回来了。

巧得很，第二天奴隶主叫我和阿鲁惹一齐去做活。我问阿鲁惹：“我们当娃子的，真能熬出头吗？”阿鲁惹低声对我说：“阿支，解放军已经到了小凉山啦！”我不懂解放军是干哪样的，于是，阿鲁惹又对我说：“解放军就是新汉人，是来帮助我们打主子的。打倒了主子，我们就出头啦！”我高兴极了，觉得还是活下去好，要是自杀了，岂不可惜？自杀的念头又打消了，一心想活下去，等解放军来了，好为阿普报仇。

我们的谈话被狗腿子听见了。为了讨好主子，他把我们说的话告诉了阿鲁你哈。阿鲁你哈气得不得了，把我和阿鲁惹紧紧捆起来，吊在圆根架上，边打边骂：“死娃子，你们做梦！主子是天，娃子是鸡。只有天塌压死鸡，没有鸡死天垮的。你们想出头，好吧，今天我就让你们出出头！”说着说着，已经打断了好几根木棍。还是阿鲁惹骨气硬，死活不吭气，不喊叫。我见他咬着牙，汗水直流。奴隶主正打得没法歇手，我怕阿鲁惹遭到奴隶主的杀害，就向阿鲁你哈求情，阿

^① 奴隶主迷信鬼神，怕奴隶死后变成“鬼”来报复，所以，奴隶死后，奴隶主要用竹签钉在奴隶的太阳穴、手掌和脚掌上，以表示对“鬼”的“镇压”。

魯你哈有了落脚梯，就象斗贏了的公雞一樣，伸伸脖子走了。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就到了一九五六年。毛主席的民族工作隊宣布小涼山要搞民主改革。這時，阿魯惹就象一頭脫了韁的高頭駿馬，沒日沒夜地東奔西跑，走門串戶，協助民族工作隊發動群眾，和奴隸主們鬥。改革一結束，他就當了鄉長。我在他的幫助下，也懂得了不少新道理。過去，我總以為當娃子是命中注定，因為骨頭是白的。現在，我才懂得那是階級壓迫的結果。奴隸主的骨頭也是白的。可他們硬說自己是黑骨頭，那是騙人的。真正黑的，倒是他們的心。

奴隸主被打倒了，我和阿普的仇已經報了。可惜阿普沒有活到今天。要是他今天還活着，他一定能對我們說出許許多多奴隸主的罪行；他一定更熱愛今天的新的生活；他一定會跟着黨和毛主席革命到底！

罪惡的見証

沙馬永哈

我叫沙馬永哈，从来晓不得哪个是我的父母。我在阿媽怀抱里就被奴隶主磨石添都搶去当了鍋庄娃子。

在磨石添都家，过的是牛馬不如的生活。記得有一年，奴隶主磨石添都叫我去放牛。牛群里有一头奴隶主的騎驢，牛驢本不同路，一放出去，牛跑山，驢下地。我整天山上地里奔来跑去，周身被汗水浸湿，气都喘不过来，还是沒法把它們赶在一起。有一天，我气极了，拣块石头朝驢子砸去，把一只驢腿砸伤了，走起路来一顛一顛的。晚上回来，奴隶主发现驢腿有点跛，抓起火鉗朝我身上乱打，嘴里还不停地罵：“烂娃子，驢子要是死了，我就要你的命！”磨石添都打打罵罵，口罵干了，火鉗也打弯了。我身上血迹斑斑，嘴里不停地流血。奴隶主还不甘心，又将我吊在圓根架上，让小凉山上的寒风冷霜吹打了一夜。天亮时，冻得我身上发紫，手脚都已麻木，只剩下一口气了。

几天以后，奴隶主磨石添都晓不得又从哪里搶来了几头牛，硬逼我起来放牛。牛群經過岩头小路，一拥挤，一头小牛滾下箐沟，跌死了。我晓得又闖了大祸，要是老老实实回去，不死也得踢层皮，于是，就溜进了老林。在黑鴉鴉的、密不透风的老林里，瞎摸了五天五夜，最后，連方向也弄不

清楚，糊里糊涂地又回到了离磨石添都家不远的山林里，被奴隶主磨石添都抓回去了。

奴隶主将我紧紧捆起来，绳子陷在肉里，勒得我喘气都困难。奴隶主口口声声骂我：“烂娃子，心太大了，整死小牛还敢逃跑，不打死你，别的娃子都要跟你学坏了。”说着，他抓起有手臂粗的木柴劈头盖脑地打我，一股股殷红的血从头上、脸上、脊背上、肩头上流下来，把地都染红了。不管他咋个打，我总要把牛跌死的原因说个一清二楚，可是，不说还好，一说，磨石添都打得更凶，手臂粗的木柴竟打断了好几根。可我始终咬紧牙，死也不承认是我故意把牛整死的。磨石添都气得象条疯狗，脸色都变成了酱紫色。打了一阵以后，磨石添都又将我倒吊在圆根架上，泼上一身凉水，麻索越勒越紧。他还在我头下烧了一堆松毛火，烟熏火燎，呛得我难过极了，头发烧掉了，头皮烤出了油。我拼命挣扎，可是，悬空倒吊着的身子只能在松毛火堆上晃动几下，哪里能够挣脱呢？实在忍不住了，才从我牙缝缝里挤出一句话：“该死的主子，你也不得好死……”磨石添都见我敢当面骂他，气得咬牙跺脚，叫狗腿子将我放下来，按在地上，捆成一个球形，从陡坡上推滚下去。当时，我眼睛一黑，哪样也晓不得了……

第二天，磨石添都家的女娃子务牛上山放牛，在箐沟底找到了我。她摸摸我心口还有点热气，就松开索子，把我背回来，寄在一家分居娃子家里。她每天偷偷地过来照应我。到了第五天，我才醒过来。看见务牛为我哭肿了眼睛，我也伤心地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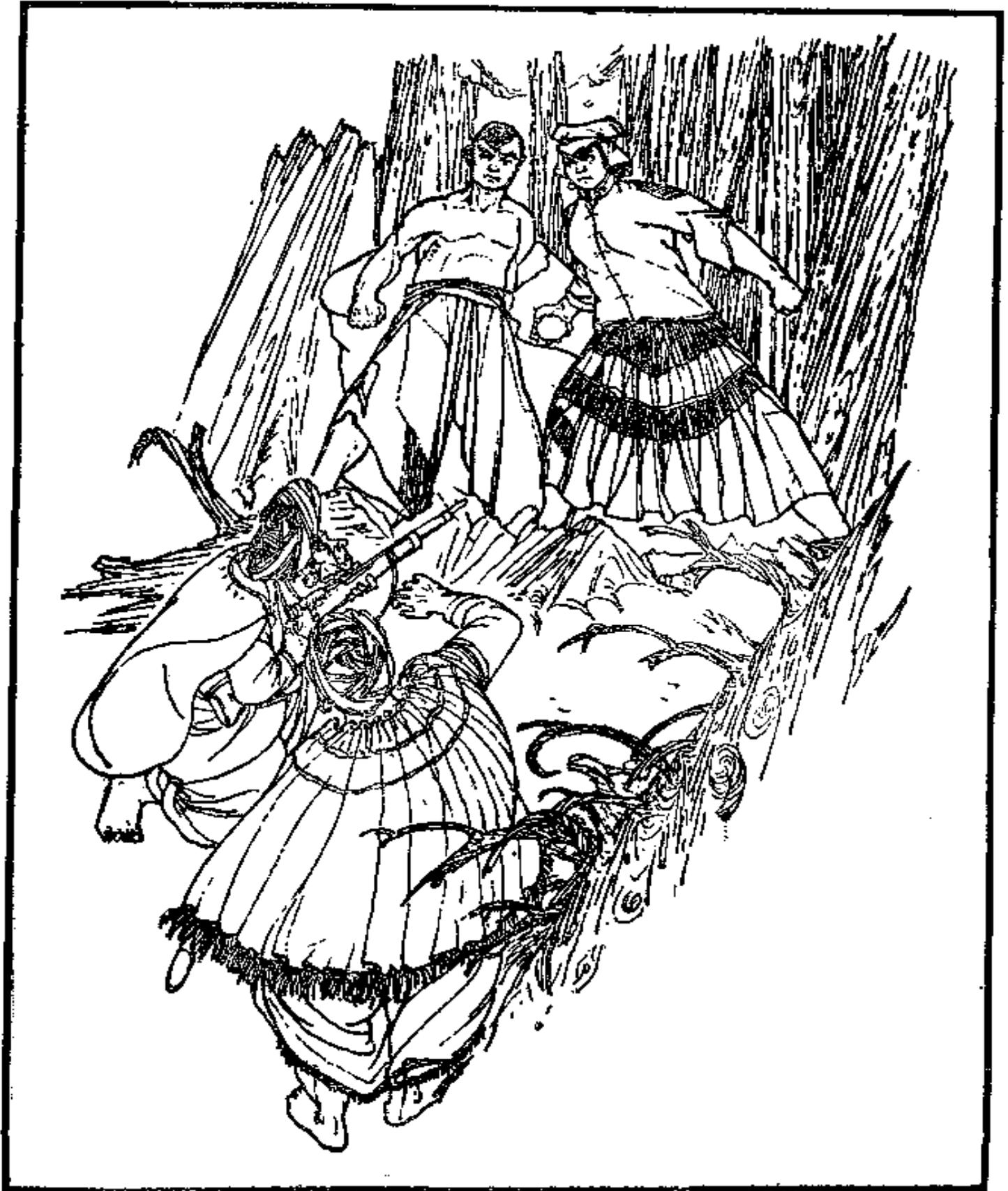
三个月后，我的伤好了，可是却成了一个残废。我的脊梁骨被打得断成三截，整成现在这份怪样子：头朝后仰，脊

背高高凸起，肚子朝前挺，腰杆往里弯。我現在这份样子就是奴隶主罪恶的活証据！

我残废以后，奴隶主磨石添都还不肯放过我，叫我去放牛。我的天啊，我走路都不得，哪里还能放牛？务牛不忍心再让我受折磨，約我一道逃跑。我們心一横，逃吧，不逃也活不下去了。一天夜里，山风呼呼响，天色漆黑，我們钻进了老林。因为我一身残废，走路十分艰难，整整走了三天三夜，还没有逃出磨石添都的虎口。到了第四天，磨石添都領着狗腿子追上了我們。务牛对我說：“沒法跑了，和他們拼吧！”她拣起一块石头，朝奴隶主磨石添都使劲砸去，正好打在磨石添都身上。务牛刚要弯腰去拣第二块石头，“砰”的一声，奴隶主朝她放了一枪，务牛被打死了。我又被奴隶主捆回家，少不了一頓毒打。

幸好，毛主席的民族工作队上山来了。从工作同志那里，我晓得毛主席是我們娃子的大救星。我們眼看就要熬出头了。工作队为了安置我們这些无家可归的娃子，給我們盖了新房；見我們衣不遮体，又給我們发了衣服。我們心里有說不出的高兴！可是，奴隶主因为我們有了硬靠山，恨死我們啦。我刚穿上新衣褲，磨石添都的儿子就气势汹汹地跑来，硬要我把新衣褲脫掉，說哪样当娃子的不該穿新衣。真是狼生狼，虎生虎，連他都想騎在我脖頸上，我滿肚子火气正愁沒处发哩。于是，我抓起木柴打得他头破血流，啊呀啊呀地叫喊。打罢，我一口气跑到了跑馬坪，找到了工作队。工作队把我收留下来。磨石添都晓得这台事后，只好咬咬牙，瞪瞪眼，也不敢把我咋个。

改革胜利后，我們听毛主席的話，办起了合作社。生活越过越好。我这个残废人，得到了国家和合作社的照顾，吃、



穿、用样样有着落，乡社干部经常来问寒问暖，待我如同亲人一样。心里一高兴，我就觉得自己越活越年轻。有一次，工作同志问我有多大岁数，我说：“八岁！”工作同志笑着说道：“看你一脸皱纹，恐怕有好几个八岁了。”我说：“到底有多大岁数，我也晓不得。我是从改革那年算起，到今年不是整整八年了吗？过去，我们娃子如牛似马；改革后，才真正变成了人，过上了好日子。好象重新从阿妈肚里出生。”工作同志点点头，说我的话有道理。我又接着说：“重新生养我的，就是共产党、毛主席！”

忘不了的仇和恨

金姑抓姆

一九四五年春，一天清早，奴隶主金姑凹堆的姑娘金姑牛富叫我去挖地。我挖呀挖呀，挖了一天，奴隶主只给了我五个鸡蛋大的洋芋和一些洋芋皮。我只好勒紧裤腰带忍受着。好容易熬到了太阳落下西山梁子，我才有气无力地走回来。我一进门，金姑凹堆手里拿着索子，冲着我吼叫：“耍根耍那①！你吃了豹子胆啦。米人，把这娃子捆起来。”狗腿子把我按倒，用索子反捆着我双手，身上还绕了好多道，然后朝我身上泼了一桶冷水。这究竟是为了哪样事呢？我一点也晓不得。正想问个清楚，金姑牛富就拿着一把活麻②朝我脸上抽打，脸上火辣辣地痛。金姑牛富问我：“烂娃子，你心有多大，为哪样要偷肉吃？”天呀，这真是冤枉人不浅！我愤愤不平地回答，“你们哪一天给我嘴皮子抹过一点油星子？我从来没有吃过你家的肉。”

奴隶主根本不讲道理，还是不停地抽打我。我气得骂起来：“我没有偷肉！你们乱打人不得好死……”金姑凹堆气得发了疯，一手拿着一把雪亮的尖刀，一手抓住我的头发，骂

① 耍根耍那，是奴隶主骂娃子最恶毒的一句话，意思是戳骨头、死娃子。

② 活麻，即荨麻，茎叶生毛，一碰就分泌酸性的汁液，伤人皮肤。

道：“肉是你嘴巴偷吃的，主子是你嘴巴罵的。今天我非割你的嘴巴不行。”他把我按在地上，捏住我嘴巴狠狠一刀，从嘴角划到腮边，我一声惨叫，痛得昏死了……

晓不得过了多久，我才睁开眼，慢慢醒过来。这时，我脸颊红肿，嘴巴张都张不开。一摸身上，全是粘粘糊糊的污血。我真把奴隶主恨死啦，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一刀之仇。

伙伴们见我被整成这个模样，个个为我不平，背地里黑奴隶主丧尽天良，心比豺狼还狠毒。

事情过了个把月，我才晓得为哪样会平白无故遭这一场灾。原来是金姑牛富自己偷吃了肉，金姑凹堆发现肉不见了，就到处查问。金姑牛富怕被查问出来脸面不好看，就诬赖我偷吃了他家的肉。而我们当娃子的，当时想把事情问个清楚都不行。这叫做哪样世道啊？我越想越气，恨不得狠狠咬他们几口才解恨。可是，我躺在箢篋上不能动弹。几个月后，刀口长合了，嘴巴也张得开了。我就去找金姑凹堆讲理。我刚开口，他就拿柴块打我。然后，对他儿子金姑拉哈和女儿金姑牛富说：“这娃子心有虎火，你们要好好看管。从今以后，叫她去推磨，不准休息。”

从此，我就当了推磨娃子，每天从早到晚，我手扶着磨把咕噜咕噜地推着，转着；奴隶主的儿子、女儿轮流看管我，不准我坐下来歇口气。我头昏眼花，



实在支持不了，刚想坐下歇歇，金姑牛富就用竹条子抽我。实在推不动的时候，只能扶着磨把站一站，再不就侧身在地上躺一躺。記得有一次，我推磨推得腰痠腿痛，脚杆軟飘飘的，站都站不稳了。我一样也顾不得了，索性坐在柴堆上喘口气。可是，偏偏又被奴隶主金姑凹堆看见了，他一脸横肉，杀气腾腾地跑过来，破口大罵：“耍根耍那，快站起来！连主子的話都忘掉啦？”說罢，抓起火鉗就朝我头上劈来，我头一偏，三尺来长的火鉗打在柴堆上，弯成一张弓。好险啊，要是落在头上，非死不可。接着，金姑牛富跑进来了，一把抓住我的发辮，毒打了一頓。我被打伤以后，躺在篾笆上不能动弹，金姑牛富还說我偷懶装死，用冷水泼我，用棍子抽我，硬逼我去推磨。我犯了哪样过錯了嗎？沒有，就是因为我坐了一下，得罪了奴隶主。这样的日子，我过了十多年，那份罪啊真叫人难以忍受！

小凉山民主改革后，毛主席把我們娃子从火坑里救出来了。工作队为我們无家可归的娃子盖了新房，我欢欢喜喜地搬进了新居——解放新村。接着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过上了好日子。如今，不管是开会、吃飯、烤火……我只要一坐下来，心里就觉得舒服、高兴，真想坐它一辈子，坐个够。我晓得这是毛主席給我从奴隶主手中夺回来的权利。一想起，不由得眼泪就大顆大顆地流下来，嘴里默默地念着：“毛主席呀毛主席，你胜过我最亲的阿爸阿媽！我要永远听你的話，好好地种地，来表达我的心願！”

放羊娃子的心里話

阿魯惹

每天早晨，我們合作社的羊群都要从我屋前山坡上過，就象小凉山上的流云，一眨眼就翻过这架山坡。太阳落山时，放羊人又打着口哨把羊群从我家屋前攆回厩里。每当我看見这群羊，心里有說不出的高兴。我常常把妻子从屋里喊出来，对她說：“你来看，合作社才办了几年，羊子就滿山跑，看看扎实叫人高兴！”妻子說：“你呀，把羊子看得比娃娃还亲哩。”我說：“这是我們合作社的羊子啊！想从前……”說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改革前我当放羊娃子时的痛苦生活。

我刚会走路的时候，就被奴隶主搶去了。奴隶主把我卖到东卖到西，轉卖了七八次，最后，才落到金姑于謙家，当了九年的放羊娃子。

記得十二岁那年，我长得瘦筋干巴，走路都晃。主子却叫我一人放一百五十多只羊。小凉山山高林密，豺狼成群，一个人放这么多羊，整天奔跑不停，提心吊胆。再加上主子的折磨，那份罪才叫人难受哩。

豹子是吃人的，主子是残暴的。金姑于謙本人就是小凉山上一只吃人的豹子，可他的女儿金姑吾八和儿子金姑老老比他更凶恶。我每天放羊，都是这两只狼儿子輪流看着

我，象沉重的大簸箕压着我一样，压得我一点气都透不过来。有一次，正是春耕后期，主子把羊围在圆根地里，晚上叫我在地里守夜。这时虽是春天，可是夜晚山风大，露水多，寒气重。我只披着一点“烂筋筋”，手脚都露在外面，冷得我浑身发抖，上下牙咯咯咯地响。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抱着一只羊倒在羊群里睡着了。半夜，一只狼窜进了羊群，咬死了三只羊；羊群也被它吓散了。我猛然惊醒过来，心想，糟了，大祸临头了。于是，我在老林里拼命地追呀跑呀，横冲直闯了一夜，好不容易才把轰散了的羊撵拢来。

天亮时，金姑老老来了。我一五一十地把夜间发生的事告诉他。他不分青红皂白，拔下羊围圈上的木桩，劈头盖脑地朝我打来。我双手紧抱着头，死活不吭气。他又一脚把我踢倒，打了我几十棍。我浑身青肿，头上流血，躺在地上动也不能动了。金姑老老刚走，金姑吾八拿着青竹杆，拖着扫到地的百褶裙，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跑过来。她见我躺在地上不动，就用竹杆乱戳我，嘴里骂着：“狗吃食会撵山，牛吃料会犁地。你吃了我家的饭，连几只羊都看不住。真是废物，连狗都不如。”我不理睬她，她就蹲下来撕我的嘴巴，用竹子狠狠地抽打。……就这一早，我被他兄妹二人折磨得好象散了骨架，只要一动弹浑身就痛。我想，为了三只羊，主子把我整成这样子，难道娃子的命还不如三只羊值钱么？我越想越气，心一横，索性躺在地上不起来做活了。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金姑吾八见我一声不响地躺在草地上，羊子没人管，到处乱钻，满山乱跑。她又急又气，对我却毫无办法。她骂我“吃了老虎胆，越说越不听话，太阳这么高都不起来放羊”。我说：“主子待我太‘好’了，打得我起不来了。羊哩，我是管不着了。”金姑吾八听出这是一

句反話，甩起竹杆朝我身上亂抽。我抱着头，縮在一起，不理她。她还是治不服我，只好自己去招呼羊子，跑得她滿頭大汗，象條剛犁過地的老母牛，噓噓噓地喘着粗氣。

太陽偏西了。金姑吾八又跑來拖我，打我。我想，反正已經歇了大半天，算了吧，犯不着老讓她來折磨。於是，我慢慢地爬起來，向羊群走去；又揀了些石頭，使勁朝羊群砸了一陣，出出心裡的悶氣。

天快黑了，我把羊攆回圓根地裡，想起白天的事，氣得直咬牙，心想，今晚金姑吾八要再來打我，我非跟她拼命不可。金姑吾八果然來了，我手裡握住一根木棍等着她。哪曉得她只在羊圍圈外轉了幾圈，點點數，就回去了。

半夜，我冷得沒法睡。白天的氣還沒有消，心裡老實不對勁。想着想着，我一骨碌爬起來，跳進羊群，抓住一隻羊，使勁捏住羊脖子，一小會兒，羊被捏死了。就這樣，我一氣捏死了三隻羊。為了好向主子交代，我把三隻死羊的脖子卡在圍圈的桩桩裡，然後，燒起一塘火，暖暖和和地睡到了天亮。

第二天清早，金姑吾八來了。我對她說：“你看，羊吊脖子死了！”她看看羊，又望望我，半信半疑地說：“是你弄死的吧，要你賠。”我曉得她這種人一年四季從不勞動，再來兩三個也捏不死一隻羊，就很有把握地對她說：“不信你去試試，不用刀不用槍，看你一個人能把羊弄死掉？”金姑吾八真想去試一試，剛走進羊群，要伸手去捉羊，那羊猛地一跳，把她撞倒了。她爬起來，吓傻了眼，忙對我說：“怕是出鬼了，快，快剝掉皮，拿回去煮吃。”說罷，慌慌張張地朝家跑。我心里一高興，嘴里竟哼起調子來了。

可是，娃子總歸是娃子，苦難是甩不脫的。

有一年夏天，雨水多。我白天挨雨淋，晚上还要在湿地里过夜，脚成天泡在羊屎里，肿得圆鼓鼓的，每走一步路，就象上刀山，痛得流大汗。即使这样，金姑吾八还说我故意偷懒，骂我打我，揪我耳朵。最残酷的是，她割了一把活麻，打得我全身红肿，遍身是刺，如同火燎一样，一阵一阵地痛到心里。

还有一次，正是冬天下着大雪，我只披着四季不离身的“烂筋筋”，脚冻得象松球一样地开了裂，踏在雪地上，如针刺刀割。冻得耐不住了，我就烧堆火取取暖。没想到金姑老老来了，他说我不好好看着羊，躲在这里偷懒，说着说着，朝我脑后就是一斧背，我两眼一黑，昏倒在地上。等我醒来，头上敲了个洞洞，涌出来的血结成了冰块。

我在金姑家当了九年的放羊娃子，就象这一类的事，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尽。人都说黄连苦，我们娃子的生活比黄连还要苦十分哩。

那时，主子的羊越多，我们放羊娃子的灾难就越大。我们也晓得，放羊娃子的苦是主子的罪恶造成的，怪不得羊。可是，羊到底是主子家的，自然少不了拿主子的羊来出出气。妻子说我对羊比娃娃亲，这是现在的事。改革前，根本不会这样，我恨不得把主子的羊全整死才痛快哩。今天，羊是我们合作社的了，是我们彝家发展山区生产，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宝，我眼看着社里的羊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心里扎实高兴啊！

我的心沒有殘廢

賈玉姆海

社員們都說我的性子古怪，叫我做輕活我偏要揀重的做。前几天，社长还批評我一台，他說：“姆海，不叫你放羊，你咋个悄悄把羊放上山了？太不听话了！”我委屈地說：“社长，你說我不听话，叫我感到委屈。你晓不得我是听了毛主席的話，才去放羊的呀！毛主席不是說，山区不仅要种好粮食，还要多养牛羊，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設嗎？放羊，我有經驗；听毛主席这么一說，我就更爱上这活路了。大家关心我、照顾我，我全晓得，算我領了情好不好。可是，要叫我不放羊，有力无处使，我咋个能受得了！社长，你还是让我放羊吧！”社长坚决地說：“不行！你的心意我懂。可是，你看看，你的脚杆跛了呀！”社长又提起我的脚杆，不由得使我想起过去的苦日子……

晓不得是哪一年，阿爸賈玉五金还很小，就被奴隶主搶上了小凉山，在奴隶主賈玉习火家当了娃子。到了二十四岁，奴隶主給我阿爸配了婚，当了分居娃子。几年后，阿媽生了我和妹妹汝洛。我兄妹二人刚会走路，就被奴隶主卖掉了。好生生的一家人，被奴隶主拆散了。

阿爸四十岁那年，有一天，奴隶主叫阿媽去犁地。阿媽犁不好，又頂了几句嘴，就被奴隶主用石头活活砸死了。当

天晚上，阿爸不見阿媽回來，就去問賈玉习火。賈玉习火說：“她不听话，被狼吃掉了。”阿爸一听这话，就呜呜大哭。奴隶主吼起来：“烂娃子，你在老子面前哭，老子出門不吉利。快滾出去！”奴隶主几脚就把阿爸踢了出来。

阿爸回家后，伤心地哭了一夜。天还没有亮，阿爸就上山去找阿媽的尸体。一群烏鴉在山坡上飞来飞去，时起时落。阿爸走近一看，只見一群烏鴉正在啄食阿媽的尸体。阿媽的尸体早已被狼和烏鴉糟蹋成一堆东零西散的骨头了。阿爸見此慘状，一陣心酸，禁不住眼泪滾滾流洟。……

第二天晚上，阿爸逃出了賈玉习火家。在老林里走了一天一夜，不幸又碰見了正在撵山的奴隶主磨石拉哈。磨石拉哈张牙舞爪指使狗腿子們去捆阿爸，刚逃出虎口眼看又要落进狼窝。阿爸乘磨石拉哈不注意，一刀扎进了他的胸口，磨石拉哈怪叫一声，象条死狗一样，捂着胸口倒在地上。阿爸轉身就朝老林里跑。磨石拉哈的兄弟磨石肯木、磨石补你带着狗腿子拼命地追。阿爸终于被他們捉住，捆回磨石家。奴隶主們用索子穿在阿爸的鼻孔上，又在手脚上拴起四根索子，把阿爸仰面朝天地按在地上，五根索子分別拴在五根本桩上，拉得紧繃繃的，阿爸动也不能动了。然后，狼心狗肺的奴隶主在阿爸胸脯上架上了九层“明子”，点着火，把我阿爸活活地烧死了。烧的时候，奴隶主把他家的娃子統統叫来看，并說：“哪个敢反主子，就把他活活烧死！”

那时，我还在賈玉玉都家当娃子，只有六岁，听到阿媽阿爸慘死的事，在我幼小的心中，又記下一笔深仇大恨！

我在賈玉玉都家的日子很难过。有一天，奴隶主叫我去放馬。这匹烈馬沒上过籠头，性子很暴，前蹬后踢，根本不听招呼。我气急了，就用石头砸它。沒想到把眼睛砸伤了。



奴隶主发觉后，将我吊起来，打断了四、五根青竹。接着，奴隶主又把我关在烂泥地里睡了几个月。这样，我的左腿杆得了严重的风湿病，直到民主改革前，我站都站不起来，走路就更难了。

奴隶主见我已成残废，不能做哪样活路，就拿我当赌本，天天用索子牵着我到处找钱赌。我站不起来，只好在地上爬。有一次，贾玉玉都和另一个奴隶主阿西考打赌钱，贾玉玉都把我按在一旁，说是抵十个白锭，结果输给了阿西考打。于是，我又当了阿西考打家的娃子。

奴隶主阿西考打也是个赌鬼。他和贾玉玉都一样，没有事便牵着我到处跑。过了九个月，阿西考打又把我输给了贾玉玉都。就这样，我被奴隶主牵着爬了八年。

一九五六年，党和毛主席把我们救出来。多亏党和毛主席派来的医生医好了我的脚杆，现在，我终于能走路了。当我看到过去尽是豹子出没的荒山，今天变成了一片绿绿青青的庄稼地，一群群牛羊满山跑，我心里就象燃起了一塘栗炭火，全身都热呼呼的。这就更坚定了我要求放羊的决心。

我的脚杆是有点跛，可我的心并没有残废，所以，我一再要求社长不要把我当残废人来照顾，我还有许多力气没有使出来呢！社长终于被我说服了。

小凉山永远留住了春天

阿鲁克火

三十四年前的一个秋天，高山上的枫叶红了，满山坡的洋芋也收完了。四川大凉山的奴隶主胡阿都家，择定了一个吉日做“白”祭鬼神。这天清早，奴隶主胡阿都叫我们娃子杀羊宰鸡，砍柴背水，忙得气都喘不赢。奴隶主吃吃喝喝，我们当娃子的还跪在火塘下边，服侍他们。客人们已经吃完，奴隶主胡阿都伸腰打个哈欠走出去了。这时，一个客人喝得醉醺醺地走到我面前，嘴里喃喃地说：“赏……赏你一杯酒……”就顺手端起一杯酒递到我的嘴边。想不到，胡阿都象一阵风似地卷进来，看见我喝酒，就破口大骂：“狗只能吃屎，烂娃子还敢喝酒，心比簸箕还大了！”我忙说：“色坡，是这位客人给我喝的。”胡阿都根本不听，横眉瞪眼，抓起烧得火红的栗柴头，猛地打在我的肩膀上，一阵钻心的疼痛，使我昏倒地上……

这时，我阿妈晓得我被奴隶主打昏了，就急忙跑了进来，伸手抱住我，泪珠扑簌簌地往下掉，滴在我的脸庞上。狠心的胡阿都一把将阿妈推倒在地上，粗声粗气地骂道：“烂娃子，你哭哪样？再哭，连你的眼珠都要挖掉！”阿妈仍然哭个不停，胡阿都抓起火钳，揪住阿妈的头发，没头没脑地毒打了一阵。我阿爸忙丢开手中的活路跑过来，把我抱在怀里。当我苏醒时，只见他满脸泪痕。我颤抖着问：“阿爸，我们为哪样这样

苦？”阿爸一边掉眼泪，一边用手撫摸着我的额头，悄悄地說：“孩子，日子过不下去了，被主子打死划不着——”这时，奴隶主胡阿都酒气醞醞地冲了进来，一脸橫肉，呲着黃牙說道：“嗨！我有的是娃子，你們这些死娃子竟敢在我家里哭鬧！”

阿媽在地上掙扎着說：“色坡，你把我娃娃打成这样，叫当阿媽的咋个不心疼！”胡阿都見阿媽敢与他頂嘴，罵道：“嗨，你們不要命了。老子要燙死你！”罵罢，他左脚一蹶，飞轉身，提起一壺滾开的开水，要朝阿媽嘴里倒；阿爸丢开我去夺水壺。伙伴們也跑过来拉住胡阿都的手。可是，这个狠心的奴隶主一股劲把一壺开水全泼在阿媽身上。阿媽的整个臉庞、脊背和肚皮被燙得紅肿了，老大的水泡一个挨一个，痛得阿媽倒在地上打滾……

晚上，奴隶主把阿媽丢在院坝里，不准阿爸去看一眼，只見阿媽滿身流黃水，烂皮肉粘在篾筐上动弹不得。

奴隶主的心比豺狼还狠。阿媽遭了这场折磨，躺了三个月，燙伤才好。一天晚上，阿爸悄悄对我们說：“我們逃走吧，要活下去，只有到沒有豹子、沒有主子的地方去！”我們想不出別的办法，只有逃跑。我們一直等到半夜，飞跑出来，钻进了老林里。

我們白天躲黑夜走，一路上的苦啊那是沒法說了。走了好多天，好不容易才逃到了小凉山。本想摆脱胡阿都的魔掌，哪晓得，我們逃走后，胡阿都便派人到处找我們，到处給他的亲戚、朋友送口信。所以，我們刚走进米家部落的那一天，就被米家捉住，捆起来送到胡阿都家。

回到胡阿都家，奴隶主立刻叫人用泼了水的麻索，把我阿爸阿媽捆起来吊在圓根架上，拼命地抽打；还叫我跪在一旁看阿爸阿媽受刑。胡阿都一边打，一边大声罵：“好大胆的娃

子，看你們再敢逃！”一眨眼，阿爸阿媽被打得鼻青臉腫，頭破血流。我爬起來向奴隸主哀求，話還沒說完，那无情的木棒又打在我的身上。胡阿都揪着我的耳朵，說：“你再象他們一樣逃跑，我打死你喂野狗！”說罷，又是一陣拳打腳踢，我也昏過去了……

吊了三天三夜，阿爸阿媽只差一口氣就要死了。奴隸主因為不願輕易失去兩個能做活的娃子，才將阿爸阿媽放了下來。過了幾天，阿爸將我叫到跟前，微微睜開眼睛，吃力地說：“克火！阿爸不行了，你……你……要報仇啊！”我說：“阿爸，我記住你的話！長大了一定報仇！”我剛說完，阿爸閉起眼睛，一動也不動了。他帶着滿腔的忿怒，永遠離開了我們。

阿爸剛死，我眼淚還未拭干，阿媽又死了！剩下我一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在这吃人的狼窩蛇窟。

我失去了阿爸阿媽，胡阿都對我管得更加严厉了。但是，我咋个能忘記阿爸的話呢？我还是要逃跑！在一个漆黑的夜里，趁奴隸主睡熟了，我輕輕地爬起來溜出門，一個人在老林里橫冲直闖，衣服被樹枝挂破了，嘴皮干裂了，整日沒有一顆洋芋下肚，但我还是拼命地跑。五天後，我又落到了小涼山奴隸主余子哈家。因為余、胡兩家是冤家，余子哈一見我是胡家的娃子，就說：“好了，來到我家，我讓你當百姓①。”我听了很高兴，以為從此以後可以不再當娃子了。

① 百姓，是解放前小涼山奴隸社會中除黑彝（世襲貴族）、娃子（奴隸）以外的一個階級，其社會地位在奴隸之上，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數量不等的生產資料。百姓中，又分大頭百姓、百姓和窮百姓。大頭百姓是百姓中的富裕者，有的已上升為奴隸主，但人數占百姓一半以上的窮百姓，實際上是半奴隸，而且隨時都有淪為奴隸的危險。這裡提到的百姓，一般都是指窮百姓而言。奴隸主常以當百姓為誘餌，煽動與他敵對的冤家家中的娃子逃跑過來。

可是，不过两天，余子哈就把我叫到面前說：“克火，你再搶几个娃子来，我才让你当百姓。”我想，要我去搶娃子，再让別人来受这份罪，我不干。我回答道：“色坡！这事我不干！”余子哈說：“你不干，就休想当百姓！”我惊惶地問道：“色坡！你不是答应过我当百姓，咋个又——”我話还没說完，余子哈就板起面孔，凶恶地盯着我。等他默默地想了一想，又换了副面孔对我說道：“你既是从胡家跑过来的，我不能亏待你，給你配个老婆吧！”我接着說：“搶娃子的事我决不干！”余子哈狠狠瞪我一眼，走开了。

这以后，我就当了分居娃子。狗主子明說是不亏待我，实际上让我当分居娃子，全是为他打算。他可以从我身上不花一文錢地得到小娃子。对我们來說，苦日子与鍋庄娃子一样难过，每天照样要給奴隶主做活，平时积攢点“私房”，逢年过节，要送礼給奴隶主；奴隶主象对鍋庄娃子一样地榨取着我们的血汗。

痛苦的生活熬过了一年，原来是冤家对头的余、胡两家开了亲，要送财礼。余子哈叫我拿出一百二十个白錠，說拿不出来，就贖不了身，連分居娃子也不准当；出了还可以当百姓。真是娃子的灾难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我再三請求，奴隶主蛮橫不讲理，日催夜逼，硬要我交銀子。我没有办法，只有冒着生命去闖一闖，看看世上到底有没有我們娃子站脚的地方。我听別人讲，过了金沙江，在远离小凉山的丽江沒有奴隶主。一天晚上，我带着妻子又逃了出来。我們摸着黑，脚不停地奔跑。跑到金沙江边时，正是炎热多雨的七月，江水暴涨，渡口无船。急得我們在江边走來走去，想不出办法。这时候，余子哈的狗腿子追赶来了。我們终于被捆着拉回余子哈家，整整毒打了一天。我的脖子上被拴了百多斤重的鉄

鏈，脚上还套了桶粗的木靴，一步也不能动弹了。

我这次逃跑，余子哈不杀死我，是有他的打算的。他叫来了我的伙伴们看我受刑，妄想吓一吓他们。同时，他还杀羊煮酒，宴请周围的奴隶主，显显他的阔气和威风。余子哈夸耀地说：“你们看，我们黑彝的本事多么大，任你飞上天，也要抓回来；你若钻地，也要把你揪出来。谁还敢逃，就看看克火！”说罢，便请大黑彝余国栋用木棍打我。

我一直受着残酷的折磨，妻子被打得皮开肉绽，整整躺了两个月。等我们伤势开始好转，伙伴们凑足了一只羊、一口猪，向奴隶主“赔礼”，余子哈才解了我们身上的锁链。

小凉山的枫叶红过四次了，娃子的生活又过了四年。我们有了一个小女孩。刚学会走路，奴隶主余子哈就打算出卖她了。我便悄悄跟妻子商量，带着孩子又逃跑了。这次逃跑还算顺当，一下就跑到四川省大凉山境内。可是，那时候，世上根本没有受苦人的出路。一路上想讨点饭糊口都困难，要寻找个安身的地方，更是没有办法。受苦挨饿还不算，病魔象故意跟我们娃子为难似的，紧缠着我们，一场高烧热病夺走了我的妻子。我拭干了眼泪，埋葬了妻子，背着孩子，翻过一重重山，踰过一道道河，走一村，要一村，无家可归，四处流浪。

真是“东有豺狼西有虎”。不几天，我又被奴隶主刘鲁哈捆住了，拉到他家当了娃子。每天我把孩子放在院坝里去做活。晚上回来，多看一眼自己的孩子都要受奴隶主的打骂。奴隶主这样残暴，我实在受不了，真想不要这条命跟他拼了。有一天，奴隶主叫我去犁地，我下定决心不干；奴隶主刘鲁哈发起火来。我对他大声说道：“你这狗色坡，……天菩萨要杀死你！”真没想到，今天他不象平常那么凶恶，不声

不响地走开了。我也就吆起牛犁地去了。

天色将晚，太阳骑在西山梁子上，已经是收工的时候了。忽然，一个年老的女娃子嫫金喘着粗气，满头大汗地向我跑来，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克火！我看见你的孩子被卖给张阿清家。她可怜得很，被抱走时，‘哇哇哇’地哭个不停。还有，还有你今晚上不能回去！”我惊惶地问道：“为哪样事呀？”她满脸老泪，结结巴巴地说：“我听见主子商量好了，今天你和主子顶嘴，说你吃着豹子胆，今晚一定要活活打死你！你赶快逃跑吧！”她说着，慌忙从怀里掏出一个荞粑粑递给我。我忿忿地说：“主子要我这条命，我跟他拼了！”好心的嫫金却急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好一阵拉住我不放，接着又劝我说：“克火！不能死呀，还是听我的话，快逃吧！”说着，她哭得象个泪人。我怕她为我担心，就说：“我听你的话，将来我一定要报仇！”就这样，我含恨逃了出来。

我在老林里，一个脚步一把眼泪地跑着，一天一夜的功夫，我已经跑出了包都区水草坝乡，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我就钻进一个寨子去讨点饭吃。哪晓得不钻还好，一钻又惹出了大祸。恰巧碰见了奴隶主余子哈的老婆余史各。她一看到我，就叫狗腿子把我包围起来。这真是一场意外的灾难啊！

回到奴隶主余子哈家，余子哈真象是凶神恶煞，指使狗腿子打死我去喂狗。结果，我的左手臂被打断了。这时，伙伴们闻声赶来，对奴隶主说：“他不是牛，不是马，不要这样打！”余子哈恶声恶气地说：“养不把家的狗该打，不听話的娃子该杀！”又是一阵毒打，我终于昏迷过去。余子哈说我假死，用脚踏在我胸口乱踩。伙伴们憋不住心里的气愤，齐声吼了起来。奴隶主朝伙伴们瞪了几眼，缩回屋里去了。

我苏醒过来，木靴、铁链已经套在我身上，而且还比以前增加了一副腿箍。他们把我的左膝弯起来，套上铁圈，然后在膝关节的弯曲处打了楔子。这样，左脚杆便伸不直了。

就这样，我被奴隶主关在又脏又臭又潮湿的猪厩里，什么铁链、手箍、腿箍、木靴，紧紧缠在身上。时间一长，皮肉磨烂了，两只眼睛凹下去了，颧骨凸得很高，脸皮黑得象锅底。遇到雨水天，就泡在泥水里；热天，苍蝇蚊子叮得全身红肿。我的头发有两尺多长，披散在身上，娃娃们看见我，惊惶得赶快缩着头躲在一边，有的吓得哇哇大哭。

狠心的奴隶主为了拿我做活样子吓唬其他娃子，竟把我折磨成这个模样。人说草乌最毒，其实世上最毒的也毒不过奴隶主了。

七年过去了。我好容易盼到了解放。在即将宣布改革的前夕，大黑彝余国栋天天来余子哈家商谈反对改革的事。我听了非常气愤。有一天，我从板墙缝中听见他们在说：“克火这娃子，改革起来是我们的对头，挖他的眼睛割他的脚筋都不行，只有把他杀了，才能除掉这个祸根。迟杀不如早杀，待天黑就动手。”我心里紧张极了。心想，出头之日眼看就要到了，现在被他杀掉才划不着呢！可是，我又想不出一点办法。

太阳落坡了，天渐渐地黑下来。我的心怦怦跳动着，睁眼怒视着天空。不料就在这时，余子哈家的狗狂咬起来，余子哈惊慌失措地跑出去，用木棍兜头向狗打去，那只狗狂叫着跑开了，随即引进来一位身穿蓝布衣服，背着背包，挎着短枪的工作同志。我的心一下子亮了，民族工作队来了，我不会死了。

当晚，工作同志指名要奴隶主放掉我，奴隶主余子哈没

办法了，不得不装出一副接受民主改革的面孔，当工作同志的面把加在我身上长达七年之久的刑具一一解除了。我望着工作同志，一串串热泪涌出来，心里有千言万语，晓不得先说哪一句好，想了好一阵，我紧紧握住工作同志的手，说道：“毛主席啊，你是我救命恩人。我的命是你老人家给的！”

由于戴着腿箍和木靴，脚杆长期不能伸直，膝盖弯曲处的皮肉烂了又好，好了又烂，皮肉已经长在一起了。所以，拿掉腿箍、木靴以后，我的左脚杆还是直不起来，不能走路。幸好毛主席派来了医生，才把我的脚杆治好，我终于能站起来走路了。我多么兴奋，多么激动啊！欢乐使我唱道：

小凉山的布谷鸟啊，
冬天也不停地歌唱，
不是布谷鸟弄错了季节，
是小凉山永远留住了春天。

翻身的娃子啊！
日夜不停地欢笑，
不是欢度一年一度的火把节，
是娃子心里有了毛主席。

娃子得到了解放，我的脚杆也医好了。政府把我安置在农场里，我结了婚，参加了民兵，并担任了联防中队长。我握紧枪，保卫着我们的胜利果实，保卫着社会主义。我连续三次被评为民兵模范。一九六四年二月，军分区授予我“五好民兵”的光荣称号。每当我拿起了奖状，心里充满了对党、对毛主席、对我们伟大祖国的热爱。

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走集体化的道路，我当了我们的吉



火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我们的生活越过越甜美。我们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自力更生地建设新的小凉山，彻底地摆脱贫困和落后。这些都是我们翻身娃子的心里话。

解放后，我一直设法寻找我的亲生女儿。我以为也许找不到了，恐怕她早已死在奴隶主的手里了。真没想到，前年春天，党和政府到四川省盐边县帮我找回了亲生女儿。离开了十九年的女儿拉马阿嫫，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啊！那天，不知咋个，我一看到女儿，想哭哭不出眼泪，想笑笑不出声音。我的女儿是共青团员，她向我说：“阿爸，我们要永远跟着共产党，一辈子也不能忘记啊！”我激动地说：“孩子，你说的阿爸全晓得。想想过去，看看今天，望望将来，你阿爸晚上睡觉都要笑醒几次哩！你的阿爸不会落后的呀！”说着，我将三张民兵模范的奖状指给她看。她脸庞上闪出了微笑。我接着说：“孩子，生你的阿爸没有办法给你人身自由，你也受尽了人间的苦难；我们都是共产党、毛主席救活了命的，我们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主席最了解我們的心願

吉火于于惹

改革前，我是吉火老祖家的娃子。当娃子的苦楚，是說不尽的，就象小凉山上走不完的路，砍不尽的竹棵一样。奴隶主对我們不仅随意打罵，更叫人难以忍受的是不把我們当人看待。我在吉火家，主子每天吃飯时，硬要我們跪在火塘下边，而他却把啃得光光的骨头扔在地上，逼我們象狗一样地去搶、去啃。他們在一旁哈哈大笑，从中取乐。我們不搶不得，不啃也不得。每当发生这种事情，我气得咬牙切齿。事后，伙伴們談起来都說主子不給我們肉吃，还拿我們当狗耍，这口气非出不可。咋个出这口气呢？伙伴們一商量，也想出了一些办法。比如說，我們常常找許多山螞蟥，把它們放在牲口身上去吸血。要不了多大功夫，这些山螞蟥一个个吸得胀鼓鼓的。我們再把它取下来用火燒，山螞蟥就燒成了灰，血哩，燒成了血块。如果有几十条山螞蟥，这些血块填进肚里，多少也能充充饥，出出气。

最使我們痛快的，还是另一件事。主子最迷信，一說“鬼”就害怕。晓不得从哪个时候起，他們有这么一个規矩：只要牲口回厩时，头上有草或树叶，他們就认为牲口把“鬼”带进了家，对主子不吉利。为了消灾免祸，往往要把这带草的牲口杀掉。杀掉后，有时也給娃子吃，意思是叫灾

禍落在娃子身上。我們为了填肚皮，也为了出口气，不管它有“鬼”沒“鬼”，有灾沒灾，就故意把草或树叶挂在牲口脖頸上。有一次，我扯了一根竹枝挂在一口肥猪的脖頸上，装作哪样也沒有看見的样子，慢悠悠地把猪往厩里撵。吉火老祖的老婆点数时，看見那口猪脖頸上挂着竹枝，拉长了臉，大喊起来：“那口猪咋个啦？”我装作沒有聽見，把猪撵进了厩里。吉火老祖的老婆嘴里噤哩咕嚕了一阵，晓不得她說了些哪样，就提着扫到地的百褶裙忽忽忙忙地回屋去了。

天黑了，吉火老祖把我喊进屋去，对我說：“你們快把那口肥猪杀了吃掉！不准再耽擱了，快去！”一听这話，我的心落实了，心想，这一回，你就看着我們吃吧！

那天晚上，我和伙伴們高高兴兴地把猪吆到山坡上，大家一齐动手，烧火的烧火，杀猪的杀猪，忙了一晚，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頓。

除了用这些办法来填肚皮和出气以外，有时，我們还故意把牲口推下悬崖跌死，或者喂毒草把牲口毒死。可是，这样一些做法一点也改变不了我們当娃子的命运，主子仍旧象大簸箕一样，压得我們喘不过气，直不起腰。娃子的灾难还是多如牛毛。当时，我們还晓不得怎样做才能彻底翻身。

到了一九五六年，共产党、毛主席的政策上了小凉山，我們眼睛一天比一天亮了，終于懂得了娃子要解放、要取得人身自由，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把奴隶主阶级打倒，取消奴隶制度才行。除此以外，哪样路都行不通。所以，工作队上山不久，我們就和工作同志成了一家人，真是心相連，情意深！有的伙伴听了毛主席的政策以后，說：“毛主席最了解我們的心願啦。”有的还說：“毛主席恐怕也是我們彝族呢！要不，他老人家咋个会晓得我們娃子

的心思呢？”我一想起这些，劲头越来越大，天天跟着工作队去发动群众，监视奴隶主的活动……

我們要废除奴隶制度，可是，奴隶主却把这个万恶的制度当作命根子，死活不愿意废除。他们除了造谣、咒骂，甚至于使用暗杀工作同志和娃子等手段以外，还千方百计地恐吓、拉拢我们，不让我们接近工作队。记得有一天，主子对我说：“干干惹，你要晓得水流走了石头还在，黑彝的天下是铁打的、祖传的，汉人在小凉山住不长。跟着他们闹，没有好结果。只要你不出去闹事，我可以分给你一半的家产。”我一听这话，气极了。不出去闹？不去找工作队？这不是叫我们不要解放，不要翻身，永远当牛马吗？真是做梦！我举起拳头骂道：“老豺狗！你还要我当牛马啊？做不到！”吉火老祖吓得连话都不敢说。

改革结束后的一天下午，我在毛姑坪乡里，一位工作同志通知我说：“干干惹，叫你去祖国内地参观，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哩！你喜欢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道：“这是真的吗？”工作同志说：“真的，哪个会哄你！”这真是梦想不到的事。我咋个不喜欢呢？我激动得跳起来，同时，也掉了泪，好一阵说不出话来，心里念着：“毛主席呀，你是我们的大救星！我要带着翻身娃子那颗最热的心去见你老人家……”

伙伴们听说我要去见毛主席，一个个都跑来找我。他们紧紧抓住我的手不放，你一言他一语，再三嘱咐我说：“你要好好对毛主席说，就说我们娃子已经翻了身，自由了，这全托毛主席的福气，请他老人家放心……”我对伙伴们说：“你们想说的话，也就是我想说的话。你们放心吧，我一定忘不了！”

接到通知的第二天，我们就动身去祖国内地参观去了。

一路上，經過了許多大城市，看見了許多大工廠……我記也記不清了，總之，又多又新鮮，扎實叫人高興。我第一次感到，我們有這麼一個了不起的祖國，物產那麼多，地方那麼大，數也數不盡，走也走不完……最使我感動的是，我們受到了漢族老大哥和其他兄弟民族的热情的关怀。每到一個地方，都有人來歡迎我們，接待我們。他們同情我們過去的苦難；又為我們獲得了新生而高興，一點也不象奴隸主們說的什麼“漢人看不起彝家”，“漢人是我們彝家的大仇人”。相反，我倒覺得漢族老大哥是我們最知心的親人。你們看，到小涼山來幫助我們解放的工作同志，都是毛主席派來的新漢人；有些工作同志為了我們的解放，被反動的奴隸主殺害了。我一想到這裡，就覺得只有毛主席領導，才能有民族大家庭的團結友愛！過去，我們不僅沒有感到過民族大家庭的溫暖，反倒受國民黨反動派的欺壓。我們住在小涼山，連永勝墳子也不敢去，更談不到到祖國內地參觀這份事了。

我們到了北京，十月五日那一天，見到了我們的救星毛主席。這一天，是我最難忘的一天。我們各民族的代表高呼着“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一邊走，一邊親切地向我們招手。我眼睛睜得大大的，眨都不眨一眼。我記得，當時我是把伙伴們要我說的話統統對毛主席說了，可是，在那雷一樣的歡呼聲和掌聲中，我自己也曉不得我的聲音有多大，毛主席能不能聽見我的話。回來後，伙伴們問我說了沒有，我說說過了；伙伴們又不放心地問我說清楚沒有，毛主席是不是听懂我們彝家的話。我說毛主席一定能听懂，要不，他老人家咋個會朝我招招手哩！有的伙伴也說：“對！毛主席他老人家看得到各族人民的心，听得懂各族人民的話。”

這一次，我們還和毛主席在一起照了像。過去一個被主

子当狗耍的娃子，今天能和毛主席在一起照像，这是我們万万想不到的事。这是为哪样呢？我一时也說不清楚，我就晓得，改革以后，我們翻了身。工作同志說：“你們已不再是奴隶了，你們是新社会的主人！”我想，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吧。

回到小凉山后，大家选我当乡长。在工作中，每当我想起了毛主席，心里就象有塘火，觉得有使不尽的力气，走在高低不平的山道上，就象是走在平坦坦的大路上一样。毛主席呀毛主席，你是最了解我們心願的，我們一定紧紧跟着你，走社会主义道路，永不回头，决不后退！